

## 其他短篇

- 2.....【笛万 ABO】世界杯前夜发情该如何是好
- 17.....【皮水】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 24.....【科瓦奇/克洛普】幸福摩天轮
- 30.....【裤袜All】库尔图瓦的回忆
- 38.....【歪豆腐】我的船长
- 46.....【撸扎/胡穆日常AU】Repeat Game/多轮博弈
- 66.....【瓜丁】糯米糕与食物中毒
- 73.....【撸扎】与企鹅扎共度的二十天
- 80.....【皇马众人 普通人AU】攀登
- 89.....【渣丁乡村AU】每个cp都应该拥有一个乡村AU
- 94.....【鸟丁渣ABO】伤害

## 1, 【笛万 ABO】世界杯前夜发情该如何是好

预警都在题目里

伊万觉得身体沉重——明明前一秒他还在对着维达在晚饭上讲的笑话友善的微笑，下一秒他就扶住了桌子。感谢上帝他是坐着的。尽管这样，他也能感觉桌子，像一个精确制导且快速启动的足球一样，从他眼前滑走了。

他知道这是什么。但这也太他妈的糟糕了。

一瞬间什么都不重要了。他还不至于马上变得汗淋淋的，但他的耳朵已经像进水一样，令队友发出的喧嚣无法辨别。洛夫伦和弗尔萨利科的笑声已经混作一团。很远的地方有人在唱歌。伊万闭着眼睛，他知道这样会让旁边的人发现问题，但他如果睁开眼，保不齐会因为眩晕而呕吐，从而闹出什么更大的尴尬来。

但伊万必须要离开这里，中场核心仅有的理智告诉他，如果再过那么两分钟，他也许会把他的信息素捅进每个队友的鼻子里。收敛信息素是社交中必要的礼仪。他想起妈妈对他说过。克罗地亚队有几个beta来着？谁坐在他旁边？

伊万闭着眼，试探着把右手向旁边伸过去。他最终没有张嘴，也许是他搞不清如果开口，自己将会吐出什么，是晚饭还是呻吟。

旁边的人接住了他的手。伊万听到他轻声呼唤他的名字，伊万感到一只冰凉的手覆盖上他的额头——我脑门还挺大的，可以将来在上面搞个纹身什么的，伊万无力的想到一句调侃，好像这样能缓解这种不知所措的氛围一样。然后一秒以后，他才意识到他在发烧。也

是，发情总是伴随着发热和无力。伊万感到旁边的人推开凳子站起来。那只冰凉的手消失了。在伊万把自己瘫到餐桌上之前，两只冰凉的手出现在他的意识中，只不过一只在左边一只在右边。伊万被拽起来了，在他意识到那两只手必须属于两个不同的人之前。那感觉好像腾云驾雾。他的身体跌跌撞撞的往外走去。所以他右边的人到底是谁呢？在他离开餐厅之前，真的不会惊动所有队友吗？

伊万最后还是忍不住睁开了眼睛，虽然下一秒他就跪在酒店房间的地上吐了个稀里哗啦，但他准确的看到了那张脸。是卢卡。

是卢卡。伊万带着这个想法昏昏沉沉的陷入了昏迷一样的睡眠。留下两个对着他和满屋子的信息素味道面面相觑的队友（和教练）。

“把队医叫来吧。”达利奇看着莫德里奇，无奈的摊了摊手。

卢卡点了点头，往床上看了一眼就准备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住了，“清洁工？”他不确定的指着地上的狼藉。

“……我们自己来吧。”虽然两个beta对信息素的味道一无所知，但他们反而更尊重它，将其视为一个人极其私人的部分。不确定拉基蒂奇会不会介意别人闻到他发情的味道。

“好。”卢卡点了点头，准备关上门。

“等等。我去叫队医，你来照顾他和这堆东西。”达利奇又看了看地上的东西，在和良心的对话中挣扎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行使一下教练的权威。

卢卡没有反对。这并非是像平时那样，出于对教练战术布置的信任，而是出自某种更加私人的原因。他看着达利奇关上门，放下从浴室拿出来的毛巾和塑料袋。坐在了床边。伊万看起来不太好，他想。他在半昏半醒间挣扎着，即使不用想象和嗅觉（他只能闻到呕吐物的酸臭味），他也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卢卡注视着他紧紧攥起来的手、鼻翼上渗出的汗，

联想到他刚才摸到的体温。这不太好。人不应该一边发烧一边流汗降温的，这只能说明他体内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卢卡凝视着队友皱起的眉头，确定这不是性的愉悦而是某种未经掩饰的痛苦。这有点太过了。他不该这么痛苦的。

卢卡把伊万的人团到被子里去，犹豫了一下，他帮助他把运动衫和长裤褪了下来，这没什么好看的，反正他也见过很多次了。尽管如此，在触摸到内裤的湿意的时候，卢卡还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这种不好意思在他除下伊万的袜子，握着他的脚并把它塞进被窝里的时候达到了巅峰。接着，卢卡把蘸了凉水的毛巾垫在了伊万的脑门上。后退两步观察了一下。卢卡对他团出的这个造型基本满意。他开始清洁地板。

.....

“卢卡？”伊万不太确定的睁开了眼睛，没有天旋地转，很好。然后他就见到了在床边坐着的卢卡……和站着的教练和队医。伊万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他还不如一直装糊涂，这样就没有人会提起这次尴尬的突然发情。他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惯常的能言善辩其实是为了遮挡他很容易感到尴尬的个性。

好在伊万是个反应很快的人，他立刻张嘴：“我明天可以上场的。”

达利奇显而易见的被噎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说：“这个吗。我们可以明天上午再决定。布罗佐维奇可以替代你的位置。你只需要……”

“我可以的。”伊万坚持，如果不是卢卡从刚才就紧紧的抓住了他的手，他肯定会腾的一下坐起来的。

“你还在发烧。”卢卡说。

“我已经给你注射了一针抑制剂。但是这并不能缓解所有状况。我总是抱怨现在的omega职业球员使用太多的抑制剂了，结果呢，就会像你这样。你上次发情期什么时候？”队医终于不耐烦的开口。阻止了两个紧张的医学白痴发言。他是个气冲冲的年迈的老头子。

“我……记不清了。”

“从来没准过？哼？”

“嗯。”

“每次都吃药？”

“也不全是。”伊万心想前南国家这样开放的吗，这个问题不是需要把旁边两个人请出去再问吗。好在队医没有继续下去。

“之前也这样吗？”

“什么？不。没……这次比较剧烈……对，之前也有，眩晕、低烧、腹痛……但没这么厉害。”

拉基蒂奇决定不去理会旁边卢卡天真的名为“我作为beta从来没感觉到这种痛苦天啊我真为你难过”或者什么更复杂的目光。

“行了，小子，你没什么事。我给了你一针强效抑制剂。只要过六小时补一针，你就会乖乖的，既不会让自己也不会让别人失控。我也给了你一针退烧，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就会好起来。但我帮不了你别的。你那些症状是长期抑制剂的副作用。我建议你赛后找个医院好好查一查。但现在我们只能这样。”队医转向教练：“我建议不要给他用止痛药。生殖腔阵痛明天早上之前一般就会结束。但长效止痛药可能会影响他明天的训练，更容易扭伤自己或者什么的。但如果他真的痛的受不了，可以吃点安眠药。”

“短效止痛药呢？”卢卡忽然开口。

“对这种情况吗？当安慰剂？”队医对着队长挑了一下眉。然后又转向伊万，“你说怎么样？不然我给你开点安眠药？你可以一觉睡到明天中午，看看自己感觉怎么样。”

“不用了。”/“放这里吧。”伊万和卢卡同时开口。

队医的目光在他们俩脸上扫了一个来回：“我明白了。”他一边记录着什么，一边对卢卡说，“所以你今天在这里陪床？我把药和接下来的针剂都留给你？”

伊万很想不顾礼貌地问他究竟明白了什么。但是他没力气张口。醒来的精神头很快过去，高烧已经从脚一路蹿上来，烧到了脸上。他小腹钝痛，腰上也酸软无力。

卢卡似乎很关注他的状态，见状便将他们相握的手放回了被子里，再塞好了被子边缘。伊万闭上眼睛，模模糊糊的感到身边一轻，是卢卡站起来了。接着医生似乎叮嘱了卢卡什么事情，达利奇又对他说了些什么。达利奇的声音低沉，医生气冲冲的，卢卡……卢卡的声音温柔而坚定。接着是门合上的声音，应该是教练和医生走了。伊万最后还听到了一句队医的嘟囔“你们一个个跟苏克似的，也不学点好。”伊万可以发誓他不是故意听到这句的，虽然像是什么猛料，但他，操他妈的，完全没有力气去在乎了。

最后是卢卡。门合上了，他感觉卢卡又坐到了他旁边。

卢卡可以说很多事情的，比如说他自己身为一个beta如何被吓着了，比如担惊受怕地反复问他身体状况，比如宽慰他明天对英格兰的比赛我们很安全（他们心里都知道并非如此）……但他没有，伊万感到卢卡在静静地注视他。接着卢卡倾身向床头，关掉了大灯和床头灯，只留下走廊里的一束灯——虽然闭着眼睛，伊万还是能感觉外面变暗了，但并非完全的黑暗。他还敢打赌那灯光是暖色的……

“肚子痛？”

“嗯。”他也许蜷缩的有点明显。

卢卡搓手的声音。

卢卡把他放在小腹上的手拿开，先按摩了伊万右手的每一个手指。放下。接着是左手。

这动作多少帮伊万缓解了对接下来事情的尴尬。最后他才把手伸到了他的小腹上。不忘记把被子多拽过来一些挡风。这感觉真好。别人的手永远比自己的有用。何况是金发的卢卡……

“放心吧，你没被人发现。”卢卡忽然开口，“餐厅里乱七八糟的味道和别人的信息素遮挡了你的味道。我们扶你出来的时候也很小心。那些家伙正忙着吵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我只告诉了教练和队医。”

“你用什么理由挤走我舍友的？”他们一向住双人间，如果卢卡在这里，那就意味着……

“乔尔卢卡忽然想找耶德瓦伊\*叙旧。”卢卡自己都笑了起来，大概是这个理由编的确实太离奇，还不如说他们讨论后卫技术，“总之我欠他一个人情啦。”

如果不是笑一下会让他更痛的话，伊万肯定已经笑出来了。

他们相对着沉默了一会儿。除了卢卡的手缓缓地在他的肚子上打着圈。伊万忽然意识到，他该说点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少有的不会让他有任何尴尬和负罪感的、说出一些事情的时间。妈的，他大可等到明天再去道歉。他不受控制地开口：“你知道吗？在瑞士的时候，离开瑞士国家队的时候，有Alpha给我寄信，说我如果回到克罗地亚国家队，他们就会追过来强暴我。”

话出口以后，他立刻觉得了无新意。应该没有什么omega球员没收到过那些带着幻想和信息素的邮件。他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在发情期讨论被强奸？伊万从来没有这种性癖好……

“别太难过。当时在我没分化前，也有人这么跟我说过。不过我连上面的味道都闻不出来。你猜皇马谁收到这种信最多？”卢卡或许有些不知所措，但他的回答听起来那么好。他

没有说，好吧兄弟，在战乱国家这都不算什么。也没有假装震惊。卢卡总是那样镇静……伊万在一瞬间几乎觉得他是那种什么都不敏感、什么都不在乎的人。

好吧，除去卢卡搭在他肚子上的那只手。他赤裸的小腹。

“厄齐尔？克里斯？”他随口猜测。他们心里都清楚，这只是为了附和，而并非出于某种好奇。

“拉莫斯。”

好吧，真的很令人震惊。

伊万想了想，“是他自己寄给自己的，还是皮克？”

莫德里奇哑然失笑，“一半一半？”他猜测。

伊万不再开口说话，一部分因为疲惫，另一部分因为气氛已经没有需要调节的必要。他知道卢卡像他一样，满心对明天比赛的担忧和紧张，突发事件更加剧了这种恐慌。他必须要为他的队长排忧解难。他必须要诱骗担忧的卢卡说出一点什么，或者想想别的事情……现在，他确认他的任务已经完成。疼痛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压力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睡吧。”卢卡弯下腰，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一个非常纯洁的吻。伊万敢打赌卢卡会在他睡着以后才把手小心翼翼的收回去。他想说我们会赢的卢卡不要担心我们会战斗我们会坚持我们会忘记过去，但他终于还是没有开口；他想摸摸卢卡的脑袋，说不好意思今天我太过分了我应该注意的没有吓到你吧，但他终究还是没有力气伸手；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一切都留给明天去说、去做、去完成。伊万静静闭着眼睛，等待睡魔将沙洒在他的眼睛上——他不知道当半个小时之后，当他的呼吸渐渐从平浅过度到长而稳的时候，卢卡亲吻了同样的地方。

伊万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已经在一次终身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实际上拉基蒂奇的舍友是谁我也不知道。

\*\*关于止痛药的部分是瞎写的，关于ABO的设定是瞎设定的。

二，

\*前文链接：[http://happysandra.lofter.com/post/1eb85fb5\\_eec954b3](http://happysandra.lofter.com/post/1eb85fb5_eec954b3)

\*\*此章内容和真实情况有出入

\*\*\*ABO预警，OOC预警。请各位原谅。omega！拉基蒂奇/beta！莫德里奇（斜线无意义）一切对球员和布阵的讨论都是外行人瞎说的，比赛写的比较流水账，希望决定读下去的人都可以阅读愉快啦！

最终，巴代利出现在首发名单里，顶替了他的位置。伊万叹了口气，揉揉眉心，放下了手机。这是个大动作，何况是半决赛，他完全可以预想到网络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评论，而他自己发现自己并不想去关注。

经过了充分的讨论，拿出了足够的想象力和勇气，他们都坚信这是他们能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他们指的是达利奇、队长莫德里奇、副队长乔尔卢卡和拉基蒂奇本人。尽管拉基蒂

奇保证他会拿出百分之二百的精神去弥补状态的不足，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样的伊万对球队除了精神鼓励外并无实质帮助——在上午的训练中，他甚至在一次冲刺后跪倒了在草坪上。

在那场简短讨论会的最后，达利奇简单地总结了一下观点，将目光投向了莫德里奇。伊万心里忽然升起一阵没来由的焦躁，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相比其他教练，达利奇跟队员关系更近、也更愿意听取队员的意见，但不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时候。卢卡已经承担了太多的期望、太大的压力，这重量已经让参孙也难以负担\*。伊万环顾四周，看卢卡低着头皱着眉，达利奇面无表情，而乔尔卢卡则看着他，好像暗示他应该说些什么。于是伊万开口，他说，我相信经过了前两场点球，我们的队员都能承受这样的变化。心理状态并非我们的问题。压力是属于他们的，是那些说着足球要回家的人的。话到嘴边竟然比想象中流畅很多，伊万在心里想，原来有的事情只要说出来就没那么困难。

可是前两场我们都拥有你，卢卡看着他，依旧蹙着眉。他没把这句话说出口，但伊万不知为何好像听懂了他的反驳。

巴代利会是个很合适的选择，伊万听到自己总结。

好，他听到莫德里奇最后的回答。

乔尔卢卡走过的时候拍了拍伊万的肩膀。

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弥补伤痛。伊万坐在更衣室里想。他妥善而谨慎的回答了队友的疑问，尤其认真的和巴代利进行了交流，告诉了教练自己没问题、可以随时做好登场替补的准备，并礼貌的拒绝了和队友一起去球场踩点的邀请。但当他一个人坐在更衣室里的时候，他感到无力感弥漫在整个更衣室里，每一次呼吸都只能将更多无力压入肺部。我们会输的，伊万想，像苏克当年那样。人生第一次他发现，十五岁的那次发育，和十九岁收到的那些威胁信，并非是空穴来风的，事情也并非像他们宣传的那样，“完全没有影响”“绝对平等的环境”，

它们迟早、迟早会在人生最重要的一瞬间摆你一道。阳光男孩，那时你就会发现，在命运降临的伟大时刻，一切平凡的美德——无数发情期的小心、兢兢业业的勤勉、或者是一以贯之的谨慎，都将无济于事。命运将鄙视地把你拒之门外，并将强大者高高举起。\*\*我想看你还能不能笑出来，意欲强奸者说。

伊万并没有过高的估计自己。事实上，他并不认为把他换成巴代利会对球队阵容产生什么致命的影响。而是停下奔跑这一事实让他冷静下来，真正的意识到克罗地亚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中，以及英格兰是个怎样的对手。此前，他一直处在昂扬的状态中，比任何外人都意志坚定，拒绝相信输球的可能。他必须这样做。但是，此时，作为一个替补，他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他甚至害怕出现在场上。嘿，伊万，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出战。他害怕听到这个声音，他害怕他们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他害怕那些人，那些影子终有一天会追上他，omega不适合大赛，除非是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貌似客观的人说。

但是他更怕他会那些影子点头。

伊万站起来，他准备好登场，准备好审慎的观察场上每一分钟的形势、或者随时被替换上场。当然，像往常一样，他也要谨慎的检查一遍所有物品，抑制剂、球鞋带子、衣服……

卢卡突然出现在更衣室门口。

“嗨。”他向卢卡打招呼，卢卡离得有点远，看不清表情。

卢卡沉默了几秒钟，并没有走进来。接着，伊万听到他们的队长卢卡·莫德里奇对他宣布：“这次赢了就不用裸奔庆祝了，伊万，为决赛准备好吧。”

伊万在卢卡转身后笑了起来，卢卡大概真的为这一句话想了很久，甚至在看球场的时候都在琢磨着语气。像求婚一样认真，这个比喻一浮现出来，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

这并不是一场容易的比赛，伊万在上半场的中途又冲进更衣室洗手间里吐了一次，他猜他的体温还没有完全平复，何况英格兰一开始那个任意球直接破门又是在让人热血上涌。伊万通过将自己的目光固定在卢卡身上来减缓眩晕。好在二十分钟以后，场上的克罗地亚人逐渐找到了节奏。比分没有扩大，半场结束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0-1。我们习惯在落后中反击了，伊万苦涩又骄傲的想。

达利奇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出了关键调整，伊万站在旁边听着。对方三中卫的防守覆盖面积是有限的，后腰亨德森的传球一旦被切断，整个进攻端就将节奏尽失……后卫里可以尝试突破沃克防守的区域，虽然他表现不错，但一向只盯球不盯人……接着达利奇的目光从他身上划过，来到了巴代利身上，简单交代了几点注意事项。他确实表现的不错，伊万心里想，克罗地亚中场在将来几年也不会缺乏人才，他在人群中捕捉到卢卡的目光，他对卢卡笑了一下，这一刻他发现自己心里愉悦大过酸涩。

至于明天报纸上会不会出现克罗地亚中场拒绝上场，场下心情愉快什么的报道，他完全都不在乎。

下半时佩里西奇的进球异常美妙，但并不出人意料，在三十分钟富有针对性的狂轰乱炸之后，这是他们应得的。比起庆祝胜利，伊万更加忧心另一个加时赛的到来，他看着卢卡，从上半时的收梢开始，卢卡就开始有点撑不住了。也许在场上的时候伊万还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注意，但在场下这点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卢卡·莫德里奇无可避免的老了。在他们做对手也做队友的那些年里，伊万曾经听到无数次关于莫德里奇已经老去的说法，内行外行、球员教练观众和专家，针对这些传言，他一直都可以毫不在乎的微笑，并完美的做出不损害主队又维护卢卡名誉的回答。只因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衰老是必然又缓慢的过程，是的，卢卡是又长了一岁，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他还能奔跑，还可以那样传球，防守能力和脑力甚至

随着岁月逝去而日益增长。如若这样，年岁算得了什么呢？但现在伊万发现自己错了，他头一次意识到衰老是一个瞬间过程，当他看到终场哨声响起，卢卡慢慢踱步过来时脸上的疲惫，他突然明白，再过两年，卢卡无可避免地将离开他。

伊万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

慢吞吞走着的卢卡似乎意识到了伊万在看他，卢卡抬起头，对他做了一个笑脸，然后几步跑了过来。

“你还好吗？”他的队长问，一缕金发被汗水黏在额头。

“你还好吗？”伊万反问，抓住了他的手。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卢卡似乎看出了他的意思，抢先封死了他的进攻线路。

对话随机被达利奇的战略部署打断。达利奇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同样的战术熬到终场，在点球到来之前结束比赛。唯一的问题是——“你们有人需要被替换下场吗？”达利奇问，这是个不寻常的问题。

伊万刚想举起的手被卢卡死死握住，莫德里奇看向教练，他对教练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

“队长都可以我们自然也没啥不行的。”

“他都可以我也没啥不行的。”洛夫伦和弗尔萨利科立刻开始嬉皮笑脸的活跃气氛。

卢卡笑了起来，尽管在奔跑之后，他的喉咙里满是血腥的味道。

.....

“太他妈的刺激了哥们！”120分钟结束，在一个艰难的2-1之后，巴代利第一个冲到他面前，在别的人都忙着拥抱自己身边的人的时候，他决定先去拥抱给自己上场机会的那个人。

“你还好么伊万？”紧紧的拥抱过后，巴代利打量着伊万的脸色。

“真他妈的为你骄傲，米兰。”伊万抓过年轻人的肩膀，又给了他一个慷慨的拥抱，他的手拍着米兰·巴代利的后背，他的脸上带着那种可以消除所有怀疑和疲惫的笑容。

是的，他们赢了。

他们赢了。

伊万能言善辩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感觉自己陶陶然的走进了一片灿烂的光芒之中，去他妈的威胁信，去他妈的没上场，去他妈的加时赛，我们赢了，在这种胜利中，谁他妈的还在乎……在乎我们自己？

伊万最后违背了卢卡赛前对他的叮嘱，他冲上场，把自己扒的光光的，把球鞋、球袜、替补穿的背心和里面的半袖统统扔了出去，他骑在曼朱基奇头上游行，并这样拥抱了自己的主教练和对方的，丝毫不在乎那些alpha队员会怎么看着他——哦不，他还有一点理智，在球迷问他要内裤的时候，他控制住了自己，没把身上最后一块布交出去。

他们赢了！

直到走进房间的时候伊万还在傻笑，然后他发现卢卡站在他的床前，举着体温计。

“你该庆幸这不是一根肛门表。”卢卡看着他，诚恳地说。\*\*\*

他看着卢卡严肃的表情三秒钟来确定这不是一个玩笑，接着他们一起大笑了起来。

“所以你今天还住在这里？”

“乔尔卢卡觉得耶德瓦伊是个比我好得多的舍友。不过你也可以不收留我，我可以睡到走廊上……”卢卡耸肩，一脸做作的委屈。

“收留你可以，但是有个条件。”伊万一屁股坐在床上。

“什么？”

“让我抱抱。”伊万张开双手闭上眼睛。

等待的过程并不长，在身体的触碰发生之前，他感到金色的发丝轻柔的拂在他的脸上。

“我们赢了。”他听到卢卡轻轻地说。

他们闭着眼享受了一会儿这个氛围。

“睁开眼睛，伊万。”他听到卢卡说，伊万顺从的睁开眼睛。

“即使这是尽头也无所谓。”卢卡看着他定定地说。伊万一瞬间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是决赛对法国的那场希望渺茫的比赛，还是时间停止在这个时刻也无所谓？

但是马上，他释然了下来。指的是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卢卡一直是那个比他看的更清楚的人，不管是对他们的从未说出口的感情还是比赛的走向。他是那个不需要藐视概率也可以全情投入战斗的人，那个身材矮小、不爱说话、意志坚定的人，那个视希望的价值和战斗的姿态超过一切结果的人。伊万发誓自己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得到这么多，天啊，所以那些困扰他的影子、那些无聊的战争、那些失败、那些对卢卡即将离开的恐慌又是什么呢？那些有什么要紧的呢？我们所要做的，不就是奋力奔跑，奔跑，把一切抛在后面，哪怕阴霾注定比我们更伟大……

“是啊，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这样回答。

卢卡把他扑倒在床上。不要想的太过复杂，这仍然只是个庆祝动作。卢卡惯常的扑过去抱住别人的庆祝动作。当然，为了回应卢卡热情的庆祝，伊万也拿出了自己经典的庆祝姿势——他把自己全身衣服都扒了下来，上衣送给沙发，裤子送给床头柜，球鞋送给地毯，袜子送给床垫，最后——内裤送给亲爱的卢卡。

年轻人的庆祝总是要激情一点的，何况是在这么大的胜利之后，无可厚非，不是吗？伊万含含糊糊的想，顺手在接吻的间隙从卢卡手里夺过温度计。

\*参孙的头发里蕴涵着他的能量，魔笛之前不信这个来着，去剪了头发，结果皇马那个赛季四大皆空，后来他就没剪过了。

\*\*出自茨维格《人类群星闪耀时》一段话的改编，相信大多数人都在初高中看过这本文了

\*\*\*海明威在一次给菲兹杰拉德测体温的时候调侃（调戏）的话，出自老海的《流动的盛宴》

\*\*\*\*本来不打算写下去了，但是答应为一位好友生日产粮，她唯一的要求是温馨。希望您可以读的开心啊，XXXX，生日快乐！



## 2, 【皮水】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皮水

乡村AU

给络森

弗洛伦蒂诺第一次说要把拉莫斯嫁到隔壁马德里竞技镇的时候，拉莫斯刚刚放羊回来，把鞭子重重的往蒙尘的柜子上扔，草草拍了两下手，就听到了这个消息。

“什么？”，他问，用中指捅进耳朵里扣了扣，让自己听的清楚些，如果他听的没错，那么他的中指很快就会有别的用途。

弗洛伦蒂诺坐在椅子上没再说话，半张脸都隐在黑暗中，只伸出一个青蛙一样固执的下巴。

拉莫斯大声哼了一声，没再搭理他，又用一只手往下拽了一下紧紧卡在他腰上的低腰牛仔裤，另一只手已经揭开了锅盖，“让我看看你这老头子今天做了什——”

他的话音戛然而止，只是猛的把锅盖扔了下去，留下白色的蒸汽在空中蒸腾，将他整个表情都掩盖了起来。

“++，”，他半晌才开口，“我们是真他妈的没钱了是吗。”

还没等弗洛伦蒂诺回答，拉莫斯就抓起锅盖往地下一掷，锅盖在地上滚了好几个圈，最后啪的一下拍在弗洛伦蒂诺脚下。配合着金属震动的是哗哗的水声，只见拉莫斯已经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将整个头压在水泥池子里，冰冷的水流从他小马驹一样的半长发一直冲到挂着汗珠的脖颈，上面还用黑水笔画着一个简笔画般的牛头。

做完这一切以后拉莫斯仿佛才清醒了点。他又带着飞扬的水珠转了个圈，撂下一句：“我要去伊克尔家吃饭。”

“随便你，”，弗洛伦蒂诺粗声粗气地说，“再和他道个别，反正你之后就不能常常去他家吃饭了。”

上路的那天骄阳似火，拉莫斯死活不肯盖上那个腌臢的红色绸布，只是带上了他早就收拾好的那个小小的布包，带不走的东西他一律用剪刀剪碎了，扔在茅坑里，也不管会不会堵。

四个轿夫早就在门口等着了，被太阳晒的半死不活的，三个躲在榆树阴凉里斜靠着，只有一个还站在他家门口，拉莫斯没想过他居然有如此排场，也没想到竟然有如此排场的人还会落到这个地步，不由得大声笑了出来，引得那个靠近的轿夫连连看他，拉莫斯想骂他看什么看，一回头，看这后生长得到还挺周正，鼻子是鼻子嘴巴是嘴巴的，白净的面皮上还有点异域的相貌，一双眼睛蓝幽幽好像透过清晨露水去看太阳，不由得愣了一下，只是抬脚踹了他一下，“看什么看，叫你的人来抬啊！”一眼就看出这个后生是他们的头了。

路上那些人累的都死去活来的，走在坑坑洼洼的庄稼地里，还故意咿呀咿呀的颠着轿子里的人。拉莫斯早就听说这地方的人有欺负新娘子的传统，除了言语上的调戏，就是这样颠簸，让轿子里的人求饶或者吐出来，让他们看个乐。拉莫斯不愿让他们看这个乐，因此做好了准备，一进去就闭上眼睛，任他们说什么都不管了。然而他发现自己最终还是受不住这个气，当前面那个轿夫开始唱罔顾里面是个大老爷们，开始照例唱什么摸来摸去的淫谣浪曲、引得所有轿夫都哈哈大笑的时候，拉莫斯就已经一个飞脚出去，踹在了他头上。

他的回应只能让轿夫的行为变本加厉，后方的轿夫也忍不住了，调笑他说：“小娘子吃了什么啊，这么结实，看来将来是很能生了？”

拉莫斯又飞一大脚，踹上前面那个轿夫，那个轿夫诶呦叫痛，叫了以后又大叫说你踹我干什么，我什么都没说。

拉莫斯说我管你谁说的，我想踹谁就踹谁。

接下来就安生了好一阵子，半天都没人再说话了。拉莫斯把轿子用红纸缝的窗户撩起来，微凉的山谷风吹的纸哗哗作响，他发呆般的看着山谷两边无尽的绿色田地，仿佛已经能想象到第一场秋雨落下的时候，田地即使在风中也会像静止的样子，只有低垂的玉米穗还微微抖动，他记得自己在那时候就会在收玉米的间隙，把手伸进玉米叶子里去，紧紧的握住其中一片，粗粝的质感划过他的手心，而细嫩些的滑过他的手臂，那是他人生中拥有的第一个也是永恒的爱抚，那让他想起伊克尔。然而此刻，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尾在巨浪中颠簸的鱼，由不得自主。他愣了半天，才发现是轿子又被故意的颠起来了。

依照惯例，拉莫斯准确的掀开帘子出脚，打算教训教训那个不听话的轿夫。然而这次他却没成功，因为他的脚在半路被人抓住了，他恼火的把帘子掀大一点探出头去，就又看见了那个后生的脸。他的表情看起来愚蠢极了，介于讥讽的嘲笑和游戏的单纯喜悦之间。

“你干什么？”，拉莫斯问，“放开我。”

轿夫们因为他的话而狂笑了起来，除了那个后生，他对拉莫斯眨眨蓝眼睛，似乎表示他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拉莫斯已经把自己的脚抽了回来，并趁着左边那个轿夫笑的前仰后合，又狠狠踹了他一脚。

然而这次他是挡不住轿夫们的讪笑了，这些粗鲁的人，一旦被什么东西激发，就会自以为受到了什么神圣的召唤，他们把轿子摇的变本加厉，并且开始大声唱起了歌，后面的更是大声问：“你到底为什么要出嫁啊？听说是你老爹把钱都用来造房子了？”

拉莫斯还没说话，前面的已经回答了：“不是！我听说啊，是借钱去买彩票了！”

“这年头诶，看起来还人模人样的，其实混的连狗都不是！”

拉莫斯坐在轿子里任他们说，既不反驳也不赞同，他等着那个年轻后生出声。半晌也没听到那个人说一句话，他的心就怦怦跳起来，比他第一次去伊克尔家过夜时跳的还快。

“闭嘴。”，那个年轻男人忽然开口了。

喧闹忽然戛然而止。蓦地静的只剩峡谷里的风声。拉莫斯想这也太夸张了，刚想掀开窗户看看怎么了，就听见由远及近的马蹄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

他感觉轿子一下子被撂到了地上，几个人没掌握好节奏，颠的他屁股生疼，似乎是他后边的轿夫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嘴里念叨着什么颠三倒四的佛经，夹杂着几句“小人上有老下有小”之类的，拉莫斯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马贼来了。

他刚想站起来，掀开帘子，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看到一截刀刃从他额头前一寸生生的划过去，他往后躲闪了一下，但那刀刃还是在他眉毛上方划了一下，微的一滞，就齐根削掉了帘子。帘子坠地的这一两秒钟，拉莫斯趁机看了一下外面的形势：三匹马堵在他们前面，后面估计还有个人，左边的轿夫跪在地上发抖，右边的年轻后生还站着，显然是被这阵势吓傻了。

“把他包袱拿走。”，那个头领对他旁边的人说，打量了一眼拉莫斯，“把他也带走。”

两个小喽啰应和着下了马，一个蛮横的拽走了拉莫斯手上攥着的布包，另一个伸手来拽他，似乎想把他双手绑住，捆到马上去。

拉莫斯颇为顺从的跟着他走过去，走到那后生前面的时候顿了一下，回头轻蔑的看了一眼，只见那个后生蓝色的大眼里蓄满了眼泪，但拉莫斯心里此刻只有愤恨，毫无同情之意，也就转过头去，看也不看他，往前走过去。惯常穿的低腰牛仔裤和无袖上衣勾出他在阳光的洗礼下肌肉匀称而发棕的身体，几乎在正午的光线中显得透明了起来，那是他最好的年月，没有一处赘肉，也没有一处精瘦，初经人事却远未被驯服，而他的头发就像马驹的鬃毛一样在风中飞舞。血从他的眉毛上滴落下来，他就抬手把血抹到一边去，从滚圆的麋鹿样的眼睛旁流下来，混着头发一起勾勒出他脸的线条。山谷两侧是无尽的绿色麦田，直直的向着远处看不见的天边奔涌而去。

枪声响起，拉莫斯眼前的首领从马上坠落。

又一声，他的包裹掉在地上。

在第三声枪声响起之前，拉莫斯手里的刀已经插进了牵着他的人的身体，他掐着那个山贼的脖子狠狠的转了一下刀刃，感觉到那些肌肉正在挣扎的离开骨骼母亲，就像麦穗随着风无助的抖动。

拉莫斯把那个人甩在地上，用舌头舔了一下刀刃上的血，又把它随着唾沫吐了出来抹了抹嘴，回头就看到三个轿夫已经跑的无影无踪，只有那个后生仍旧呆呆的站在那里，手里紧握着一把冒着热气的手枪。

“新潮玩意，哈？”，他接近他，也许有点太近了，交叠的两层衣服已经不能阻挡身体透过的温热，他搂住他的腰，让刀和枪一起掉在地上。

他们跌跌撞撞的冲向田野，只留下三具流着血的尸体，和红色的轿子自己躺在那里，像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谋杀。拉莫斯那时候还没有经验，他知道那个后生恶心的想吐，因为他也是，比坐在轿子里更想吐。自由的风鼓起他的衣襟，撞击的如此厉害，比颠簸的轿子更颠

簸。但他本能的懂得如何不吐出来，他把那个后生摁倒在田亩之间，掀开他的衣服，分开自己的结实的大腿，牢牢的让自己坐在他的身体上，像检查一件商品一样检查他经不起蚊虫叮咬和草叶摩擦的细皮嫩肉，我希望你那个至少不太次，他喃喃道。

你知道什么叫不太次么，蓝眼睛的后生说，不知道用哪里生出来的力气把拉莫斯从他身上翻了下去，咬着牙让两个人一起滚到了田垄里，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不太次。

拉莫斯听了就笑了，他把手搭在自己牛仔裤的拉链上，像是走累了一样放松了下来，那你来吧，他说，你来吧。他感觉那后生饿狼一样的扯开他的裤子，撕开他的上衣，打开他的身体，他的眼睛看着天空，天空是无限的，天上浮动着稀薄的云，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不随着风的指令和叶子的哗哗作响，而是自顾自的慢悠悠的飘着。天上干天上的事，地上干地下的事，拉莫斯明白了。于是他把目光从天上移回这后生，后生的汗流到他的伤口里刺的他发疼，草叶扎的他身上也发疼，但那点疼痛很快被下面的疼痛所掩盖，下面的疼痛又被某种更强大的东西所掩盖。倏尔他就什么也不在乎了。他盯着那后生的眼睛，只觉得就像盯着天空，只不过倒映的云彩是他自己放大的影子。

“我们该怎么办？”，结束了以后那个后生问。

拉莫斯没有回答他，只是问他：“你叫什么？”

“皮克，”，后生说，“你可以叫我杰拉德。”

“皮克，”，拉莫斯重复了一遍，“那我之后就知道上床的时候该喊什么名字了。”

“那聘礼呢？”，皮克问，“你让你老爹怎么办？”

“管他怎么办呢，”，拉莫斯说，“操他娘的，让他去吃屎。”

他终于能第一次堂堂正正的用上自己的中指了，他竖起中指指着天空。做这事的时候皮克赤着膀子站着，拉莫斯一丝不挂的坐着，大张着双腿，包围着他们的是广阔的绿色的麦地，绿

色的麦地边缘，血顺着黄土地淌进小河沟，又顺着河水一起流进天空。然后拉莫斯他们抬头一看，正好能看到天际的一片血染出的绚烂红霞。

### 3, 【科瓦奇/克洛普】幸福摩天轮

ABO

请仔细查看斜线前后方向，虽然本文不含🔞内容

@jaywlaker 点梗，很抱歉，并没写成那种“科瓦奇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但实际心里是会把渣叔吊起来打的那种恶魔”，我希望它可以轻松些，阅读愉快！

苦心经营。这四个字同时适用于科瓦奇每天早上起来精心整理的胡子，和他对自己事业和生活的要求。他一向善于在某种无常之间寻找自己认定的价值，即使出现在常人看来是天赐的契机，他也往往只将其视为水到渠成的结果。换言之，科瓦奇不相信奇迹。

在镜子前简单的打量了一下自己，科瓦奇就低头去整理自己的腕表带，他的手在整理的时候顿了一下，似乎是从自己的生活里发现了某些细小的裂缝。是啊，他想，既然一切都过的很顺利，又刚刚升任了公司经理，为何他还要答应某个愚蠢的请求，去和别人介绍的、不知道哪里来的Beta相亲呢？或者，为什么他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拥有如此的条件，却还是孑然一身呢？

科瓦奇倾向于不去想。因此他只顿了一下，还是整理好衣服出了门。反正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对方也不会故意整他，表针在上，只是两个钟点的煎熬。

但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给他介绍的这个Beta，居然是隔壁英国独资公司的尤尔根·克洛普。

对方多半是不知道他下一个项目会和克洛普有直接竞争，这也就是了，公司机密。关键是！



介绍者怎么能想得出来，认为科瓦奇会饥不择食到这种程度，跟一个胡子拉碴的发福中年beta凑合余生。

“操，有点尴尬。”，更他妈的没想到的是，居然是对方抢先出口。

科瓦奇深吸一口气，好在他还没把来时路上做好的那些关于绅士风度的心理建设扔到九霄云外，因此他还是把菜单转了过去，说：“你看看你想吃什么吧。”

这点心理建设最终还是在他打量克洛普的时候土崩瓦解：克洛普今天倒是认真穿了套西装来相亲（科瓦奇怀疑，这不是由于他想对相亲对象表示礼貌，而是因为运动服不可能让他把熊一样的身躯挤进西餐厅），不过没有打领带领口散开着，露出打底灰背心的边沿。看起来非常不正式。

“西装不错。”，他不咸不淡地说。

“谢谢，”，克洛普从菜单上移开眼睛，给了他一个毛茸茸的微笑，“早知道是你我就穿运动服来了。”

科瓦奇一时竟然分不清这是讽刺还是赞扬，他只是不耐烦的碰了一下手表，问：“你好看要吃什么了吗？”

“龙利鱼排配——你觉得什么酒比较好？”

“鱼会让人嘴里发臭，还不适合说话，我建议和人谈判的时候最好不要点，”，科瓦奇话一出口，就觉得自己有点尖酸了，但也不能收回，只能喝口水来掩盖。

“你说的对，”，没想到克洛普居然点了点头，认同了他的说法，“那牛排怎么样？”

“如果你想吃鱼，那就点鱼吧。”，科瓦奇试图挽回一点自己的话。

“我对吃的没什么讲究。”，克洛普又笑出了一口白牙，科瓦奇本来想因此稍稍原谅他，但他接下来直接举起一只胳膊打响指叫服务生的夸张动作又让他把这点感情收了回来。

不过，和克洛普聊天居然还可以称得上令人愉快，他们彼此知根知底，省去了互相试探的顾虑，也无意了解对方年薪几何家住何方。只聊聊工作里的问题，对年轻人的不同态度，科瓦奇知道今天相亲自是作废，只把餐桌当论坛，就激发青年员工潜能的几种技巧慷慨陈词，克洛普含蓄的表达了反对，他们便辩论了一场，说到激动处，科瓦奇还把外套一脱，往凳子上一甩，解开袖口继续。两人一拍即合，索性加了四瓶德国啤酒，继续聊下去。等说的差不多了，回头一看，餐厅里已经不剩几个人，服务生懒洋洋的靠在立柱上。

“这就是没有动力的年轻人。”，科瓦奇说。

克洛普摇摇头，“你要给他动力，他才会有动力。既然都没事情干，他为什么要有动力。”

“我送你回去。”，拎着西装外套出了餐厅的门，吹了下凉风，科瓦奇总算重新找回了一些绅士精神。

“你忘了你喝酒了？”，克洛普说，“我们坐地铁回去算了。你家在哪边？”

“我没地铁卡，”，科瓦奇说，“地铁，开玩笑，如果出门还要坐地铁，我奋斗这个是为了干什么。”

平白无故的，他的眼前闪过上任经理的脸，他没有害他，没有。经理去做面子工程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完全是个意外。尽管在那天早上收到消息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昨天晚上锯断了架子。如果给他这个机会，他承认他是愿意的。他愿意每天晚上蹲在工地的阴影里，手里拿着一把休眠的电锯，只为了让经理在每个历史中都能从架子上惊恐的摔下来。

“你该试试的，”，克洛普感叹，“在我看来列车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走吧，我有零钱，我去给你买一张票。”

他就这样在醉意中点了头。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两个醉汉站在地铁站里对着人满为患的地铁傻乐。

“你知道什么吗，”，科瓦奇说，“这个车一停下来，我就会挤上去，我一定能挤上去。”

可是在人流中克洛普拉住了他，他说我们等下一辆吧，我们总能等到人少的那辆的。

“下一辆就没有我的位置了。”

“你先等等看。”，克洛普说，“等等说不定会有好消息的。”

“怎么会，”，科瓦奇问，酒精让他丝毫没意识到两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在地铁站里争执看起来很愚蠢，“再说列车不是都通向同一个地方么。”

“是啊，”，克洛普说，“列车都通向同一个地方，所以我的哲学是，我们要找一辆好点的。”

科瓦奇之后就没再说话了，权当默许。再说第二辆地铁确实没什么人，这时候承认错误或再喋喋不休看起来都有点愚蠢。他总觉得他们说的不止是列车的问题，但与之前一样，他决定不再想下去。

“我在这一站下了，你再坐两站。”，克洛普拍了拍他的肩膀，从他后边绕了过去。

科瓦奇想跟他说个回见，或者客气的说我送你到家门口吧，但他终究发现这样的讲究用在克洛普身上多少有点可笑，也就没再说，只是打了个招呼，说下次竞标见。

回家以后他洗个澡，往床上一躺。发现自己已经记不起今天他们到底都争辩的什么。他意识到自己宁愿忘记那些细微的情绪，而是转而在自己心里加固一遍“克洛普那种不注意形象建设的Beta是没有希望获得一个Omega或者Alpha的，我并非歧视，也确实理解人的外表很大程度上是由先天决定的。但真的有Alpha可以对着一个熊一样的人硬起来吗？我反正是不行。”，相信这个总会让他舒服一点。

第二天，他已经把这次相亲的细节忘得一干二净，并恨不得快点到单位，以把这个当作笑话讲给同事听。

然而科瓦奇没想到的是，在那场竞标会上，克洛普赢了。

科瓦奇拍拍低落的年轻人，难得的表示出一些亲近，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出办公室。自己低头开始收拾桌上的材料，每一份文件在他心里都有份量，哪些是精心准备的，而哪些是他巴不得希望对方能够无视的，他心里都一一有数。但留给慨叹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he 把它们往公文包里整齐放好，心里却想着在踏入自己办公室的时候，他就立刻把它们都扔进粉碎机里。

走出门的时候他顿了一下，从这里上电梯必须经过玻璃房，而在那间玻璃房里，克洛普和自己的下属正在忘情庆祝。克洛普还穿着那套愚蠢的西装，依旧没打领带。事实上，科瓦奇费了一会儿劲才找到克洛普，因为这其实并不是一个以克洛普为主的聚会，站在最高处的也是某个得意忘形的年轻人。而克洛普只是钻在人群中，和一个又一个的下属拥抱，高高举着他的啤酒杯。玻璃阻挡了他们大部分的音浪，科瓦奇只看到克洛普指着一个下属的卷发，似乎在告诉大家他发型很有新意。这是他一辈子都不会做的事情。

克洛普没有看到他。沉浸在幸福中的人是不会注意到别人的。

他忽然想到自己和克洛普到底在争论什么了，在除了怎么对待下属之外，科瓦奇还问过克洛普，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单身。

克洛普傻乐一下，说是因为爱啊。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单身也没什么不好。

你还坚持你的标准么，科瓦奇觉得很新奇，但他还没问出来，克洛普就反问了他，你呢，为什么。

在地铁明灭的光影中，科瓦奇低头想了想，抬头笑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

站在会议室外头的时候他才想到，也许是他，而非克洛普，才是住在玻璃房子里。

科瓦奇摇了摇头，迈步向电梯那边走去。

快要上电梯的时候，他忽然听到欢呼声变大了，一回头，居然看到克洛普从玻璃隔间里走了出来。

“恭喜你啊。”，科瓦奇说，“漂亮的一战。”

克洛普还是像一头憨厚的熊一样笑笑没说话，只是伸出了自己的手，紧紧的握住了科瓦奇的，在空中猛摇了三四下，“只是这次运气好。”，他说。

运气。科瓦奇咀嚼了几次这个字眼，平常他本来对它深恶痛绝的，努力把它隔绝在自己的生命之外。此刻却真真切切的笑了起来，“谢谢。”

他向前倾身，示意了一个拥抱。克洛普看起来也有点惊喜，就像他之前拍小男孩们肩膀的时候、安慰他们这次失利并不是结局的时候，那些小男孩的表情一样。这两件事情和在一起，让科瓦奇从心底里感到了某种温情。人生的第一次，他停止追问自己，并非出自保持自己的需要，而是出自幸福。

#### 4, 【裤袜All】 库尔图瓦的回忆

一,

昨天, 库尔图瓦读到艾登对媒体说, “所有了解库尔图瓦的人都知道, 如果他说了什么, 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一点上他们还挺像的, 库尔图瓦放下报纸想,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当年第一个看上阿扎尔的缘由。

库尔图瓦很少怀念任何人, 但是偶尔, 就像这一刻, 在马德里的暖阳下, 他也会忍不住的回忆起来。

二,

艾登和他学生期间交往过的那些羞怯的Omega都不一样。他总是晃荡着腿坐在场边, 大大咧咧的张开手, 叫库尔图瓦把他抱下去。他大声唱歌, 感到快乐就大笑, 直到笑瘫在你怀里。

库尔图瓦合上手中的相册也合上记忆, 拄着下巴想了想, 又翻到某一页, 在一张阿扎尔趴在床上, 回过头对他wink的温馨照片旁边批注了, “屁股手感很好, 就像没有刺的仙人掌。”

三,

“其实比起你, ”, 他对卡洛琳说, “我更喜欢凯文。”

怀孕五个月的卡洛琳给了他一巴掌, 但是身高不够, 只扫到了脖子。

四,

“操。”，据说这是德布劳内知道卡洛琳和库尔图瓦睡过的第一反应。

“操你妈的。”，据说这是德布劳内听说阿扎尔也和库尔图瓦睡过的第一反应。

“操。”，这是库尔图瓦和德布劳内睡过一夜以后他早上说的第一句话。

五，

凯文那时候叫他滚蛋，但是最后他自己滚了。

几年后他又回到了英超，表面上令人望而生畏，实际上和之前没什么两样。

比如他晚上刚攻破库尔图瓦的球门，嚣张的沿着球场跑了半圈，一小时后库尔图瓦就攻破了他的球门。

“可爱的小男孩。”，库尔图瓦批注道，怕自己日后忘了，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不要招惹他太多，激动起来可能直接拿刀捅人。”

凯文虽然杀伤力增加了很多，但是脾气没怎么变，库尔图瓦想，瓜迪奥拉真会哄人啊，把身边所有人都哄的团团转。也许他就好这一口？谁知道呢。

六，

托比人不错，不过有时候连库尔图瓦都会忘了他的姓氏到底怎么拼。

不过他绝对不会忘记托比的脸和发胶品牌。

重回马德里的时候他给托比打了个电话，问他发胶牌子是什么来着——听说成为皇马大佬，必备一箱发胶。

托比狠狠的挂了电话，听起来还摔到地上了。

至于么，库尔图瓦想，不就是把你诓到英超自己又去了西甲么。

七，

骗托比其实挺好玩的。

库尔图瓦挺喜欢跟他讲各种有趣的想法，比如当有一次他们打完一炮，躺在黑暗里半天不动的时候，库尔图瓦就说，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没生在正确的时间，如果他能生在劳尔古蒂小贝欧文都在皇马的那个时候，或者哪怕再晚一点，就在C罗卡卡刚来的那个赛季加盟皇马，该多么富有挑战啊。

托比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我想跟你一起去，他说。

这种话也就骗骗他这种了。

八，

骗克罗斯这种就完全没用了。

你是没见过齐达内做法吧，德国人冷笑，要是我就会离他们远远的。

九，

记忆有的时候不遵循任何规律。

明明在克罗斯之前还有科斯塔。

哦，迭戈。纯洁的迭戈，雪白的臀像初冬的雪一样的迭戈，会在床上跳舞的热辣的迭戈。

就是打人太疼了。

十，

德国人是一笔你情我愿的生意。



刚到皇马的时候，库尔图瓦需要有人支持，而克里斯正好要找一个还不错的床上伴侣。

一人出钱一人出技术，很完美。

就是真的平视德国人的大脸的时候，库尔图瓦还是有点恍惚。不过克里斯随即用双腿缠在他腰上把他拉近，库尔图瓦把它们架起来，从脚踝一直抚摸到大腿根，又捏了他屁股一把。

他的不满荡然无存。

克里斯有一对穿球袜也像穿丝袜的腿，库尔图瓦写道，而且他知道这一点。

十一，

我可以把你介绍给别人，克里斯说，你还不错。

谁啊？

贝尔。

库尔图瓦没忍住笑了起来。

笑什么？他养伤没事干，又有钱。

从我的身高看，库尔图瓦说，正好能看到他努力掩盖的地中海。

克里斯愣了一下，然后比他笑的还开心。

Omega们的友谊，库尔图瓦想，比炸鱼皮还脆。

十二，

“他们都想说想要让阿扎尔代替你，但是我非常熟悉阿扎尔，不管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我都和他当过很久的队友，他远不如你，不管什么方面。”，库尔图瓦诚挚地对贝尔说。

十三，

索尔根和他哥哥很像，男孩在国家队里缺乏资历，经常踢不上球，他就手一撑，让自己坐到球场旁边的围栏上，两条腿晃晃悠悠，肥美的臀部看着快要坠下去。

不对，重来，是和没有吃汉堡之前的他哥哥很像。

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注意到他呢？库尔图瓦深刻的自我反思，哦，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才13、4岁，还不到发育的年龄。

十四，

国家队索尔根，俱乐部贝尔。

库尔图瓦很满意，做了这么久业务，终于能多线开花了。

十五，

索尔根也很好骗，只要灌输他，哥哥有的他都应该得到就对了。小男孩心气很高，闯荡德甲想像德布劳内一样闯出点名头，让切尔西也后悔一把。这给了他弱点。想让别人后悔的人往往自己会先后悔。

何况阿布可没工夫后你的悔，库尔图瓦怜悯地想，穆里尼奥、德布劳内、卢卡库、萨拉赫……阿布后悔名单够装一车了。

而且他哥把他照顾的太好了，大概是天天训练完就和哥哥煲几个小时电话粥吧，在德甲这种大染缸里，小脾气居然一点没收敛。

十六，

在某个同性交友论坛上，有人写道，他如果有钱，就要双飞阿扎尔兄弟，听听他们谁呻吟的更大声。

库尔图瓦匿名留了个言，我的小bitch们都烂透了。

实际上他想，这个主意不错，那感觉应该就像四个小海豹把头伸到你面前，或者四个剃了刺的仙人掌，还晃晃悠悠的颤动。

十七，

索尔根这事终究是暴露了。

不幸搞出人命了，而小男孩还是没撑住，哭着给家里打了电话。

除了他哥以外，最痛心疾首的居然是托比。

托比对库尔图瓦说，之前你说阿扎尔是初恋，卡洛琳是她主动勾搭你，和克罗斯只是朋友，科斯塔……是我队友我知道他很优秀，我都相信了，这次……难道你要跟我说你不知道他哥是谁？

我知道，库尔图瓦真诚的看着他，我们是真爱。

托比哭着走了。

他真单纯啊，库尔图瓦想，真可惜，这样的人可难再找了。

十八，

Omega们也有对策。

虽然他们和库尔图瓦都是自由恋爱，也不能告发他，但是他们可有不少是神锋啊。

见了裤袜闷五个，前锋和中场们奔走相告。

你为什么也闷我？有一天库尔图瓦拦下了一个他见都没见过的前锋，对方忽然起脚吊门防不胜防。

对方刚庆祝到一半，闻言愣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啊，只是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顺耳，然后看到你，我就忍不住抬了脚。

骗人，库尔图瓦说，你明明还抬了腿。

脚啊腿啊和屁啊，都是连着的，对方说，你不能只抬一个吧。

十九，

一切都要回到原点，这才能让读者觉得我们的故事讲完了。

不管它其实完没完。

二十，

库尔图瓦有的时候已经记不起来自己的原点了，哦对，回忆始于他听到阿扎尔说，如果库尔图瓦说了什么，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他也曾经说过我爱你，那时他才十五岁，那时艾登还在抱怨今天训练怎么辛苦。这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可能真的有一瞬间，他是真的那么想的。

甚至现在他都想过，想过艾登还是不要来皇马比较好，这里人手段太厉害，他自己都要努力经营才能生活下去，艾登在这里必然只能左支右拙。

但是另一方面，库尔图瓦享受他现在的生活，当他旁边甜美的Omega进入梦乡的那一刻，他就小心翼翼的拉开床头柜，拿出保险箱，清点着这一次收获的资产。这才是真的，而那个模

模糊糊的起点，也早就被他抛之脑后了。大家都要诚实一点，他想，如果你不是梅西的话，就不要想着真爱、名誉、钱和金球奖都要。

何况，就算你是梅西，有的时候也不能全都拥有。

## 5, 【歪豆腐】我的船长

一,

“实在不行就打一针吧，”，波兰人蹲在地上，看着马尔科系鞋带，黄色的鞋带缠绕在他细长的手指上，难怪总有人把他当成一个漂亮的omega。

“不用。”，德国人摁着他的背站起来，又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将受伤的右脚踝小心翼翼的在地上转了转。

“明明是你怕疼，”，莱万无奈地说，“回去还要哭诉。”

“这种疼都是可以忍过去的，”，罗伊斯背过身去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我怕疼是真的，但身体是需要被克服的。莱维，你训练自己，让你自己从一个小鸡一样的男孩变成一个合格中锋，难道是因为你喜欢这样吗？”

莱万张了张嘴却没说话，他想说马尔科，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就是克服不了，而有些事情最好我们还是顺着他们来，就像你适合成为边锋而我适合成为一个中锋一样，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二,

输给多特蒙德那天他哭了。

回去的时候他在手机上看到多特官方为他们小队长发的推特，引用了惠特曼写林肯里的那句话，他说，哦，船长，我的船长。

莱万在手机上查了查那首诗，是英语的，他看半天也看的半懂不懂，开头是这么写的：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目迎着我们的船从容返航，我们的船威严而且勇敢。

莱万不解其意。

三，

说起来，他们的关系中一切都是由那个人发起的。

是他凑过来，揽住莱万的肩膀，是他拿围巾围住他，执意要在大大的球场说一点根本不重要的闲言碎语，是他在胜利的时候跳过来，或者将莱万扑倒在地上。莱万还能做什么呢？他伸出手将对方拥抱。

若是换两个样子，这该有多少种名字。如果是鲁莽壮汉这样做，大概就是美人与野兽；如果是矮两个头的娇小中场，大概是甜蜜的撒娇；如果是秃头的罗本，大概只是队友情深，或者，父子情深。俗世里有多少形容围绕着那两个躯体的肌肉轮廓随意打转，滑到一边又滑到另一边，我们没有歧视，十岁时遇到的那个来波兰选拔运动员的男人说，但是中锋不应该是你那样的，我看了你的体检报告，多半你会成为一个omega。

在华沙的冬天，男人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皮帽子，而莱万穿着宽松的运动短裤和足球鞋。那天他执意留下来把雪又铲回了球场草皮上，其他小小的影子晃动在场边，把手缩在袖子里，说你不用这么做。小男孩停下铲雪，说你不觉得应该把一切收拾干净吗。而他心里只是想，也许埋藏在雪下，这里的草会长的好一些。

马尔科就像是明黄色的夏天。从未变色。

四，

“有一天我明白，”，莱万离开的那天对马尔科说，“单单埋在雪下并不能让草长的更好，它们必须接触阳光。只有这样，雪才能变成对它有益的东西。”

“嗯？”

“我们做了一切，但它们单单还不能发挥足够的价值，”，莱万说，“我们还需要去正确的地方。比如，一个更好的球队。”

“好吧，”，马尔科摸了摸头发，又低头笑了笑，阳光反射在他黑色的耳钉上，闪了一下莱万的眼睛，“说不定哪天交手我们还能赢过你们呢。”

五，

他曾经以为马尔科是在对他宣战，但是他想错了，马尔科只是像之前一样，善于开一些让对话变轻松的玩笑。

就算是想赢，也是想让多特赢过拜仁，想赢得冠军和欢呼，至于罗伊斯赢过莱万多夫斯基，根本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环，或许只有whoscore评分版会介意。

六，

有的时候莱万弄不懂公众眼里的一切，也许就像公众弄不清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踢球和很多其他工作一样，也只是职业里的一种，枯燥、无趣、充满指标和重复。一百次跑位里完成九十九次，是任务完成；进球和庆祝，只是部分人才有的特殊时刻。但是说真的，如果你多来几次，就也没有多爽了。这点男人总是比男孩更清楚。



玩笑？对，波兰人也会偶尔开开玩笑，比如有一次采访里，某个网友提问，非常不怀好意的，问他在某些特别的运动里，德国人会不会嫌他重。莱万说跟所有情侣一样，我们都不怎么讨论体重的问题，难道你的女朋友会允许你问她几斤几两吗？

后来又有人问他罗伊斯是不是怕虫子，莱万说也许吧，其实他从没注意过，是个人都会怕虫子，如果虫子足够大，胡梅尔斯也会跳到桌子上去。但他真的不太记得罗伊斯是不是怕虫子了，毕竟面对虫子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他只注意到，罗伊斯在每天的训练里都对自己要求严格，在比赛中从不妥协，也极少让人失望。

七，

是怕虫子比较像omega，莱万曾经有点不平的想，还是怕寂寞又怕黑更像。

后来他发现自己不应该掉进这个框框里。本来啊，就只是老天赏饭吃而已。

八，

他的生活已经过的够麻烦了，所以莱万总想着要容易一点。

而罗伊斯就简单许多，也不太害怕失望和麻烦，没事闲着还听听那些让莱万不屑一顾却又忍不住笑出声来的，欢欣又幼稚的小情歌，甚至当14年那次他受伤，莱万打电话过去，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是说“我真恨不得立刻过去”，太虚伪了，慕尼黑离多特蒙德又没那么遥远，如果他想过去，他就能过去；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还是就听听他说话？结果呢，电话接起来了，对方升调着喂了一声，莱万隐隐的听到音响在放着歌。

“等一下，我把音乐关掉。”，对方说，“不过我现在只能单脚跳着去关，你要等我一下。”

那一刻，莱万忽然觉得也许说什么也不重要了。

他知道他非常难过，但是也知道，他不会错过明天的医生诊疗，也不会错过后天的……也许后天还不行，那就是后天的后天的后天的……未来的恢复训练。

九，

“自由越来越被等同于个人实现——独自（或作为个体）享有或实践的自由。因而近来出现了大量有关身体的话语，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

十四岁的莱万费了很大劲才看完这段话，先在下面打了一个大大的叉，艰难的咬了半天笔，才开始一条一条在作文纸上列举不同意的理由。

自由不一定等于个人实现，也不一定等于你跑了多远、或者做了什么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尽管如此，当年的莱万还是告诉罗伊斯，他希望能出走到更好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尽管如此，当第二天体能教练提供给他新的力量提升方案的时候，莱万还是点了点头。

有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选择离开的，有的时候，像这种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在选择还是在被选择。

十，

罗伊斯身边总不会缺少人，当然不是因为他滥情，而是因为他是个很可爱的人，这跟他是A还是O都没关系。莱万认识他的时候，经常帮他拆粉丝的匿名求爱信，掉出来的照片，可能是丰满大胸，也可能是丰满大屁。

莱万身边也永远不会缺少人，当然不是因为他滥情，而是因为他总需要别人陪伴，这跟他是A还是O都没关系。罗伊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和他手牵手入睡，像两个幼儿园的小孩子，像两个已经房事无能的八十岁老人。

十一，

莱万有的时候想问问罗伊斯还觉得他是自由的吗？但他还是放弃了，以他对马尔科的理解，他可能很少想这个问题，要么，他就要回答出某些莱万从来没想过的东西。这两种都不太好。何况，打电话过去问，你觉得你有没有自由意志，即使是在德国，也太傻逼了。

何况，总是待在一个地方，总是做着千篇一律的训练，听着没什么新意的歌，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的生活，也没有机会经历那些拿到冠军的、在世界杯决赛上进球的巅峰时刻，这样的球员，你能指望他说出什么惊人的事情吗？

十二，

莱万不知道答案。

他忽然想起马尔科某天早上醒来，兴奋地把叫他起来，说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梦。

什么梦啊？莱万问。

我梦到我变成了一个中锋，而你变成了一个边锋。

这叫什么美梦啊，莱万说，翻了个身打算继续睡。

我变成中锋以后，进球还是会和你庆祝，马尔科说，而且我在球场上跑了一晚上，感觉真好啊。

总有人尝过蛋糕一千遍，还是能感觉到甘甜的味道，莱万想。总是有小草在积雪下埋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还在钻出来的时候欢欣鼓舞。

有的时候，他愿意这样回忆罗伊斯，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引申这么多东西出来，而是认为他只是正常的完成他的工作，而更多的时候，他不愿意回想起罗伊斯，就像罗伊斯不愿意想起那个14年的夏天。

十三，

渐渐的莱万也不会回想了，毕竟，那都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他对罗伊斯的了解程度渐渐的还不如体坛小报的编辑高，见到一个新队友的时候，如果提到罗伊斯，莱万还会说，他是一个Alpha，你想不到吧。

胜利的船从险恶的旅途归来，我们寻求的已赢得手中。

欢呼，哦，海岸！轰鸣，哦，洪钟！

莱万曾经试图记住那些拗口的英文句子，但最终，后面的是什么，他也记不清了。

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

可是，我却轻移悲伤的步履，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多特确实发了 哦我的船长 那段给小队长螺丝。

给阿泽

阿扎尔本来是不想填写那个公司发来的相亲通知的，他噼里啪啦的敲着键盘，对旁边的穆勒说，这是新时代公司对单身员工的一种歧视。

他们也许是好意，托马斯说，不过他也耸耸肩，把表格扔到了旁边。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阿扎尔说，他随手打开抽屉，从里面翻了半天翻出一张不知道哪年的证件照，往表格上随手一摺，又“哐”的一声关上抽屉，震的桌子上扔的薯片都震了一震，颇有老子不干了了的架势。

我会随便找一张应付过去，这是沉默的抗议。

你这叫对平庸之恶的助长，穆勒说。

别用批评你们德国人的说法说我，阿扎尔说，听说你们二战以后至今还在努力加入人类社会？

穆勒脾气还挺好的，也没给他比中指，只是凑过来看了看，对阿扎尔贴的那张翻着白眼吐舌头的照片笑了笑，还是给自己找了一张规规矩矩微笑的证件照贴了。

你这是欺骗，阿扎尔也忍不住移开视线，看了一眼穆勒的照片。

我一没修图，穆勒理直气壮的指着照片给他看，这里这里的褶子该在还是在的，而且二，这明明就是我。

是你没错，阿扎尔说，可是你平时都不会笑的这么，嗯，拘谨。

但这就是我，穆勒说。

这时他们俩还没想到这个该死的联谊相亲活动还会有下文。

这不可能是真的，收到对方信息的阿扎尔夸张的转过身，对穆勒说，他不可能长这样，这家伙绝对是从网上找了张照片或者修图了。

给我看看，同事皮克也探过身来，我保证我能看穿他的真面目。

滚蛋，阿扎尔说，你除了拉莫斯的内裤什么都看不穿。

我这个更扯，穆勒说，听起来有点见鬼的沮丧，他不但p图了，还说他家有一座古堡和一片私人海滩。

他们两个笑的半死。

我要去见见这个家伙，阿扎尔说，我想看看他脸上到底有多少雀斑和麻子。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皮克又插进来一嘴，我之前有个同事，虽然他雀斑挺多的，但是还是很好看。

我也要，穆勒说，德国怎么会出这种不写实的男人。

## Round 1

那天晚上，当穆勒失魂落魄的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刚打开灯，就发现沙发上坐了个人，吓了他一跳，定睛一看，才发现就是他舍友艾登，抱着一个垫子，撅着嘴靠在沙发上愣神。

他真的像他给的照片一样，妈的，还没等他问今天相亲怎么样，阿扎尔就抢先说，你的那个怎么样？

穆勒什么都没说，只是给他指了指窗户。

难道你想跳楼？阿扎尔皱眉。

不是，穆勒说，拉着他的手把他拽到窗户前，他们俩一起看着胡梅尔斯的火红兰博基尼飞驰而去，我是想说，他送我回来的。

再认真看了一眼阿扎尔，穆勒不由得皱眉，问他说，你今天就穿这个去的啊？

对方一身紫红色的运动服。

不是，阿扎尔甩开他的手，人字拖是回家换的，我穿的运动鞋。

穆勒捂住了脸。

这还不是最糟的，阿扎尔已经走回沙发，重新用抱枕挡住了他的小肚子，最糟糕的是，我不知道他是法国人，然后我们前二十分钟时用英语聊的。

没关系，穆勒靠过来，同情地说，你看我们英语都不太好，却也可以交流呢。

那不一样，小个子比利时人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叹了口气，我们是靠灵魂交流的。

所以你们到底成功说了几句话，穆勒摸了摸他的头。

不太多，阿扎尔说，我们最开始都在努力讲话，但是其实谁都不听不太懂对方说什么，他问我要吃什么，我还以为是问我叫什么呢。

后来呢？穆勒问，难得的没笑，大概出于某种感同身受。

他说人不可以吃掉自己，阿扎尔说，而且他以为这步骤至少应该发生在晚餐之后。

我保证这是一句调情了，穆勒说，我都听出来了，所以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家。

阿扎尔摇摇头却不说话，又晃了晃穆勒的胳膊，我约他周六上午去健身了。



你有毛病吗，穆勒忍着没说出来，只是动手戳了戳他的小肚子。

他说他前男友挺喜欢锻炼的，艾登说，而且他身材看起来很好。

穆勒又皱了皱眉头，我觉得啊艾登，在第一次见面就提前男友不太好吧。

他后面道歉了，说其实他们刚分手没多久，单位的人看他消沉才特意帮他报名的活动，他自己之前都不知道，小卷毛听起来有点沮丧。

行吧，穆勒说，就是别再因为对方一米九而且长得好看就便宜他了。

我觉得如果真的发生点什么，是便宜我，阿扎尔想了想，认真地说，托马斯，你那边怎么样？不怎么样，穆勒已经叹了今晚的第三口气，我们气氛还可以，不过就简单的说了几句，他很绅士的把我送回来了，但谁也没约下一次。

怎么会呢？阿扎尔问，你觉得是什么地方出了错。

可能是有一次他讲了个笑话，我觉得挺好笑的，就笑的把酒喷出来了吧。穆勒也拽过来一个抱枕。

阿扎尔还没来得及嘲笑他，就迫不及待地问，什么笑话啊？

他说，不要点菜点成主厨。穆勒说。

不是，托马斯，阿扎尔笑到了自己的抱枕上，这个笑话我至少听过八百遍了。

那你为什么一遍都没跟我讲过，穆勒站起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好像是他毁掉了这次约会。行了托马斯，阿扎尔说，他不约你你就约他么，至少你对对方印象还不错不是吗？

Round 2

周六晚，他们回家的时候比第一次看起来更加精疲力竭。

你们去干什么了，怎么看起来比我还累？阿扎尔一边拖着沉重的步伐，坐在沙发上给自己灌凉水，一边问穆勒。

去沙漠远足了，穆勒叹口气，我觉得我要晒的脱层皮。

可怜的托马斯，阿扎尔说，你一个在办公室敲键盘的宅男，怎么能想出这种主意？

至少我证明了他简历写的不全是真的，穆勒得意地说，他说他爱户外健身，可是他胳膊和身上根本没有色差，而且跟我一样累的半死。

身上？阿扎尔成功的抓住了重点，你怎么知道他身上什么颜色？

出了太多汗，他换了一次衣服，穆勒说，但我没偷看，他就是在我面前换的。

像是回味了一下，他说，胸毛真多啊。

阿扎尔叹了口气，说要是他也真的不健身就好了，我今天觉得我几乎要死在跑步机上。

你不是有练瑜伽吗？穆勒问。

对，所以跑完步，当他去举铁练器械的时候，我就说我要练瑜伽，然后抱了个瑜伽球，在他旁边玩了一会儿。而且我还练过拳击呢，所以我们最后还玩了会儿自由搏击。

听起来还挺好的。

但愿如此，阿扎尔说，不过还是这样，如果他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他。或者，如果他对我说你比我前任胖，你要不要考虑更多锻炼，我就会给他比个中指——不知道那些要求被人健身的人怎么想的，他们好像就觉得，别人可以每天锻炼，而什么都不牺牲一样，就像觉得一个人可以各方面都变得更好一点，却仍然是他自己。

感同身受的点了点头，穆勒说，如果有人让我去增肌，我也会给他比个中指的。

吉鲁和胡梅尔斯都因为白天的剧烈运动而逃开了舞池。因此，他们是在公司晚宴的一个角落遇到的——当吉鲁找到他熟悉的、可以避开人群不被发现的角落，他发现胡梅尔斯也坐在那里。

吉鲁向他举杯，问他可不可以坐在旁边。

坐，胡梅尔斯说。

所以你的相亲怎么样？吉鲁和格里兹曼的分手弄的沸沸扬扬的，全公司上下的小o都奔走相告，胡梅尔斯也自然听说过，此刻就拿出来揶揄了一下朋友。

还可以，吉鲁说，其实最开始我对他印象不太好，你知道，我更喜欢精致漂亮、阳光可爱的omega，但他似乎对我印象还不错。

这样吗？胡梅尔斯示意他说下去。

是啊，吉鲁说，他在饭桌上性暗示了我好几次，还用他穿着运动鞋的脚踢我小腿，踢完了还假装眨着绿眼睛道歉。而且今天我们约了去健身房，他就不停的拿屁股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说真的，你见过成年男人跑步的时候扭来扭去的吗？

胡梅尔斯干咳两声，说也许他不是故意的呢。不管怎样，出于礼貌，你最好还是再约人家一次，万一合适呢。

吉鲁心不在焉的点点头，说是啊，还挺可爱的，你知道瑜伽用的那种球吗？他今天整个人趴在上面撅着屁股，看起来就像一只失去平衡的小企鹅。而且我们后来还打了会儿拳击，他坐我身上蹭来蹭去的时候，我几乎都想一翻身把他压下去了。

胡梅尔斯心想这个话题是怎么进行到这一步的呢，但是他只是礼貌的又咳嗽了两声，说，那你下次约他去干什么啊？

我打算约他去吃一次我的家乡菜，看个电影什么的，吉鲁说。

胡梅尔斯反应了半天，才意识到那大概是“带红酒的法国大餐，接着带着喝的五米六道的对象坐电影院最后一排看恐怖片”的意思，忍不住说了一句，你这样可能不好吧？

怎么了？吉鲁问。

这样好像你对人家有意思一样，胡梅尔斯说，你看我下次约他打牌，就比较中性，不会太突兀。

在哪里打牌啊？吉鲁若有所思，问了一句。

在他家，胡梅尔斯老老实实地说。

前情提要：在相亲会上，阿扎尔遇到帅气吉鲁，穆勒碰到土豪胡梅尔斯。经过两轮约会，两组分别进行到了约晚餐&电影/去家里打牌。

这个系列都没有引号，因为这样打字会快很多。本来是轻量甜饼，我就随意点了，麻烦您自行脑补一下啦！

Round 3

晚餐进行的还算顺利，至少这次阿扎尔终于没听穆勒的瞎扯，穿他这套酒红色的西装去，而是规规矩矩的穿了浅蓝衬衣配黑西装，没有打领带，自然的解开了两个扣子。法国人对西装的挑剔程度没英国人那么高，看起来合体就好，有点小装饰最好，如果没有，倒也无功无过。阿扎尔对自己着装要求一向也不高，达到无功无过，他就很满意了。另外，他也换下了妈妈买的彩色波点纯棉底裤，换了一条黑色三角裤，有备无患。

他在镜子前吸气照了照，左摇摇右晃晃，选中了一个合适的角度，拍了两张照，随手给弟弟索尔根发了过去。他弟弟现在在德国工作，虽然不像以前一样可以经常见面，但是两人还断不了嘻嘻哈哈的视频。

出门的时候经过穆勒的房间，阿扎尔看到他舍友正穿着一件柔软的卫衣，盘腿坐在床上抓自己的头发玩，就抬手敲了敲门，你今天也有约会？

是啊，穆勒说，还在扒拉手机，没抬头。

还不准备一下吗？

约的在家打牌，穆勒把手机往旁边一扔，抱着靠垫躺倒在床上，我正在想找谁做牌搭子，拉姆忽然说他没空。

阿扎尔露出一个难以置信的神情，他说，我以为，这种约会是另一个，我想在你家跟你打一炮的意思？

不是啊，德国人一脸纯情，真的就是打牌。

你告诉过他你要叫人来吗，阿扎尔问。

说过啊，他说，好吧，如果你喜欢的话。

他可能以为你想要4p，在穆勒抓起靠垫丢他之前，阿扎尔率先逃出了他的攻击范围。也这样错过了穆勒最后一句嘟囔。

没有人会穿着西装背书包吧，穆勒疑惑地说。

其实穿着西装背书包还是件小事，吉鲁定的位置是两个人的，但是侍者贴心的为他们放了一个婴儿椅来放书包，远远的看过去，就像坐了一个小孩子。某个视力不太好的穿金戴银的老夫人从他们面前经过的时候，还真的把它当成了一个孩子，她微笑的对他们说，你们的小孩真可爱啊，还没等阿扎尔和吉鲁摇手说不是，我们没有，她就已经低头伸手——然后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为了避免尴尬，阿扎尔试探着跟她握了握手。

吉鲁压了口酒来掩饰笑意，不过他失败了，非常不礼貌的，他笑呛了出来。

之所以说这还不算很失败，是因为带书包在约会里真的很有用，比如阿扎尔现在就迅速的从书包里摸出了一摞带着汉堡王标志的纸巾递给吉鲁，吉鲁好脾气的放下餐巾，接过了他的纸巾。擦了擦桌子上的水渍。

所以你还挺未卜先知的啊，吉鲁没话找话的开口，指了指他的小书包。

啊，这个吗，阿扎尔也看了看，我带它是因为要带电脑，我总是离不开它。

电脑？是职业习惯吗？

阿扎尔点点头又摇摇头，觉得一时很难跟他解释——不过他很快就证明了这确实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比如当他们常规的聊兴趣爱好聊的鸡同鸭讲，不知道对方说的喜欢音乐是什么风格的时候，阿扎尔就立刻从书包里抽出了他的笔记本，放在腿上找到音乐，把一只耳机递给了吉鲁。

我一直都喜欢法语和法国人，阿扎尔小声解释，听的也基本都是法语歌。

不过，这还不是此役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当吉鲁侧过身去，发现他的桌面壁纸用的是一张穿着平角裤四仰八叉的趴在地上的照片。还没等他想出怎么委婉的问一句这是你吗，阿扎尔就脸有点红的小声解释了，是打赌输了，要用这个桌面一周。

吉鲁点点头，没说什么，心里暗道上次在健身房看到的果然真实不掺水。似乎上学的时候，还有同学跟他说过电脑是通向程序员内心的钥匙，诚不欺我。

餐后的电影是吉鲁定的，阿扎尔走在路上，心里就有了点预测。在吉鲁的诱导下，他喝了两杯，脑子已经有点发昏，估计不外乎就是恐怖片或者什么，他对鬼片的恐惧一时半会好不了，但酒壮怂人胆，何况这次的对象看起来又很让人期待，阿扎尔坐在座位上等着吉鲁取票回来，心里打定主意，就算电影一点也不恐怖，他也要找个机会蹦到对方腿上。

电影一开场，他觉得这音乐不太对劲啊，但他心想，鬼片都是这样，最开始风平浪静，反衬后来的惊涛骇浪。于是就继续看了下去，只是影院里过于安静，他又喝了点酒，渐渐的就有了一点困倦，直到三十分钟，Alpha和Omega终于卿卿我我到床上，还去关灯的时候，他才精神一振，暗暗准备好其中一个变成厉鬼咬掉对方头的血腥画面出现。

可惜想象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两个主人公相拥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阿扎尔的上眼皮和下眼皮也无可救药的合在了一起。

他醒来的时候电影都快结束了，阿扎尔有点尴尬的把脸从对方肩上抬起来，希望自己没有在吉鲁的西装上流下口水印，可是他一抬头就懵了——对方根本不是吉鲁。

好消息：他没流口水；坏消息：他靠在另一边的观众身上了。小男孩看起来比他还尴尬，坐得笔直，一动不敢动的，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既然对方都这样表现了，他也不好再说什么，阿扎尔把屁股悄悄的往吉鲁这边挪了一下，迟钝的脑子终于才清醒了一下，为什么吉鲁不扶他呢，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约会对象倒在别人身上了？

愤怒地往右边一甩头，阿扎尔又愣住了，只见吉鲁拿着他的麦当劳纸巾，正为屏幕上主角的生死离别而默默流泪，眼圈都红了。

我真的很抱歉，往外走的时候吉鲁说，我送你回去吧，我车停的离这边不远，也就一个街区。

到了门口的时候才发现天上已经飘起了雨，阿扎尔这时已经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在手臂上。就站在影院门口，挽起袖子，伸出一只手去试探雨的大小。表情阴晴不定。

其实淋雨也很好，吉鲁率先往前走了一步，站在雨里，我常常觉得很多发明，比如雨伞，割裂了我们和环境的某种联系，让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无菌的培养皿里一样，我有时候就喜……

他话没说完，因为他回头，发现阿扎尔已经慢慢的从背包里抽出了一把伞。

你是喜欢跟我一起打伞，阿扎尔问，还是，嗯，享受与自然的亲密无间？

揽着对方的腰同撑一把伞让吉鲁感觉很好，坐在车上他浮想联翩，众多不愿想起的记忆又出现在眼前，他用手指敲敲方向盘，把那些记忆又赶出脑海，侧头问副驾驶的爱扎尔，你室友今天不是在家里约会？

是啊，怎么了，阿扎尔问。



那我们现在回去，吉鲁敲一下表盘，大概是晚上九点半，会不会打扰什么。

不会，阿扎尔拍拍他的平胸，我那个舍友，说打牌应该只是打牌。再说，阿扎尔在心里想，连我都没上垒，穆勒怎么可能。

到家的时候，吉鲁坚持要把他送进门，结果是，他俩站在门口，听着半掩卧室里传出来的尴尬声响，面面相觑。

那声音是你的舍友吗，吉鲁率先轻声发问。

阿扎尔僵硬的点点头。

另外一个低声嗯嗯的，吉鲁说，我确定是胡梅尔斯。

他俩又把门关上了。

你走吧，阿扎尔蹲在门口，应该过不了多久就好了，我一会儿再进去。

吉鲁看着他有点恻隐，俯下身摸了摸他的头，建议道，不然你跟我回去，我还有客卧。

阿扎尔张了张嘴刚想说话，他手机就响了起来，抱歉的看了一眼吉鲁期待的表情，他还是接了电话。刚刚接通，索尔根中气十足的声音就从另一边传来——宝贝好骚啊，今晚去干什么了，我给你打电话都不接，一会儿我们……

你今晚还有约啊，吉鲁说，那不然我就不打扰了。

靠，阿扎尔独自蹲在门口，恨不得往穆勒窗户上扔块石头。

这种感觉的顶峰出现在十分钟以后：只见胡梅尔斯一脸傻笑的打开门，衣衫不整脖子上还有可疑的印子，看到阿扎尔还好奇的看了两眼，似乎想说这个街区治安这么不好吗。

阿扎尔目送他的银白色玛莎拉蒂离开，拿出钥匙开了门进屋，看他舍友正坐在屋里床上傻笑。你们不是打牌吗，他说，打了什么鬼牌。

我们本来是打算打牌的，穆勒诚恳的解释，但是他比预期早来了十分钟，我以为是你回来了呢，就去开门了。

那有什么影响吗，阿扎尔说。

问题是，那时我还没来得及穿上裤子呢，穆勒说，就这一件卫衣。

你呢，最后穆勒问，你不是内裤都换了吗。

阿扎尔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五分钟以后他被穆勒尖叫着拍了门。

又怎么了，他打开门。

拉拉拉姆来过了，穆勒说，激动的把褶子都挤出来了，我以为他不来了呢，但是他来了，然后又走了，还给我留了个条——他不是有我们钥匙吗。

真惨，阿扎尔说，那你们的现场被至少三个人听过了。

还没等穆勒反应过来，他又把门在穆勒脸前啪的一下关上了。

Round 4

自从知道他们在约会一对舍友以后，胡梅尔斯和隔壁负责法国市场的吉鲁很快建立了某种革命友谊。

朋友么，当然要互相帮助，胡梅尔斯快乐的想着——自从开始和穆勒定期约会以后，他的幸福感就与日俱增，比如今天吉鲁看起来不太开心，也许就需要他的帮助呢。

所以怎么了，中午在公司门口的小咖啡厅吃饭的时候，胡梅尔斯就问。

没什么，吉鲁说。

是工作上的事情吗？对方摇摇头。

那是约会的事情吗，看对方没有否认，只是低头吃饭，胡梅尔斯就继续说了下去，发生什么了？

我觉得对方可能不太认真，吉鲁说，该怎么说好呢，大概就是，除了跟我联系以外，他似乎还有一些其他更加亲密的对象。

是个老手啊，胡梅尔斯啧啧称奇，看不出来啊，不过没关系，兄弟，你还可以……

问题是，吉鲁打断他，我发现我对他有点想法，生理上的。

哦，这次胡梅尔斯确实有点为难了，不过他想了想，又说，既然对方同时还在约你，说明他对你也不是没有意思么，如果他私生活比较……放荡不羁，或许你可以问问他愿不愿意和你继续。

你想说发生性接触吗，法国人淡定的把德国人跳过的词汇接上，顺便咽下最后一口汤，拍拍手站了起来。

也许吧，我会考虑的，谢谢你。回去的路上吉鲁说，他看起来非常平静，很难看出真实想法。

那天晚上，当穆勒哼着走调的歌准备去约会的时候，看到他的舍友还坐在沙发上发呆，他过去摸了摸他的头，还没问为什么，就听到胡梅尔斯在敲门了，往外一看，今天又换了一辆黑色的保时捷。

他走了以后阿扎尔泄气般的靠在了沙发上，好一会儿，他都迷迷糊糊的要睡着了，忽然手机亮了起来，打开一看，是吉鲁的短信，问他今晚要不要见一面。

后面还附着地址，阿扎尔点开一看，是个酒吧。

那天约会的氛围很好，吃完饭后胡梅尔斯顺势把穆勒带回了家，开车等红绿灯的时候，他想起了白天的事情，就顺口问了穆勒一句，你舍友生活是不是挺放纵的。

是的啊，穆勒说，有的时候还很过分。

胡梅尔斯手一顿，不知道是该庆幸自己的建议果然没错，还是惋惜这对姻缘没有像自己的一样顺利，就听到穆勒继续说了下去——有的时候还会把袜子扔在沙发上。

不是那种放纵，胡梅尔斯说，我说的是，放纵欲望。

哦，穆勒恍然大悟，说有的啊，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他在冰箱里冻了整整一袋汉堡肉。

刚想反驳说不是这种，不过胡梅尔斯想了想，大概是自己的男朋友关注点不比常人，又心地纯洁，再问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不如趁早忘了这桩事。

不过穆勒说开了，就开始叽叽喳喳地停不下来了，他又说，托马斯，不过我觉得这个不能怪艾登。

啊，胡梅尔斯一边开车，一边盘算着进了家怎么把人骗进卧室里去，自然也听的三心二意。

艾登之前有一任男朋友，两三年前吧，穆勒说，给了他很大的心理阴影，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吧，但总之他就不太愿意和Alpha特别亲密的接触了，所以我总觉得，也许吃东西是一种补偿什么的，现在压力这么大，你总要允许自己在某些时候放纵一下吧。

两三年前？胡梅尔斯问了一句，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但是眼见的，他家就到了。胡梅尔斯停好车，心虚地想，明天和吉鲁聊聊，看看他是不是弄错了，应该也来得及吧。

他答应了，晶亮的绿色眼睛里甚至闪耀着一丝雀跃，吉鲁想，他果然想要的只有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点难过。

吉鲁沉默的递给他一杯酒，对方说的口干舌燥，看也没看就拿起来喝了一口，然后呛的咳嗽了半天。

奥利维尔，你干嘛喝度数这么高的酒，咳嗽的眼圈发红，不过在间隙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开口说了一句，然后又低下头一阵咳嗽。

我可以吗，等他咳嗽止住，吉鲁站起来，把手伸到他身前。

一只手紧紧的握了过来，对于成年男人还显得挺小的，捏起来有点肉乎乎的。

他们跌跌撞撞的走进了旁边的宾馆。

我可以吗，洗完澡出来，吉鲁看到对方已经趴在床上等他了，浑身上下只有一件白衬衣，他明白这是一个明确的邀请，不过鉴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还是又礼貌地问了一遍。

你当然可以。

准备好了？为了确定，他又问了一句。

当然，对方听起来都有点迷茫和不耐烦了。

吉鲁点了点头，就直接跨上了床，跪在对方的双腿间，用膝盖分开了他因为紧张而闭合的腿，在结实的腿尽头，是线条非常圆润的臀部，吉鲁好好审视了一眼，就直接分开他的臀部，一步到位的顶了进去。

他感觉身下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没有惊叫，甚至没有任何声音，但是同样的，也没有任何反应和欢愉的表示，他的背弓起来，手紧紧的攥着单子，头直接扎进了被子里，内壁也一阵收紧，让吉鲁在刺激之余也不太好受。吉鲁皱起了眉，这个姿势往往只有一个解释，疼痛。他没再动，只是轻轻伸手摸摸对方的后背，问了一句还好吗。

还好，又过了两秒Omega才颤颤巍巍地开口，听起来却一点也不像还好，又间隔了一会儿，他才说，你弄疼我了。听起来有点胆怯，还有点讨好的意思，不知为何，这让吉鲁更加烦躁了。

如果不舒服你就直说，吉鲁通常不会这么说话，但烦躁，和莫名升起的某种怀疑让他不经思索的开口了，我马上出来，好不好。

还没等对方的不要出口，他就离开了Omega的身体。

这次是真的一声无法抑制的惊叫，虽然下面还挺立着，吉鲁也顾不上了，就直接过去把人翻了起来，把他护在脸前的两只手拿开，问，你怎么了，难道还是个雏儿吗？

怎么可能，Omega喘了几口气，就是最近两年没怎么做过。

你让我缓缓，他说，或者你们法国人都不做前戏的吗？

对不起，吉鲁喃喃地说，他意识到对方的反应不像做伪，我肯定理解错了一些事情。

怎么了？Omega说，好奇的看着他，甚至还笑了笑，在他怀里翻了个身，说，今天不想的话也没关系，来日方长呢。

我，吉鲁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出他说约一次，就是约一次的意思。

别太沮丧，Omega说，低头看了看他的小吉鲁，甚至还发出了一声夸张的喟叹，我本来想说我可以帮你用嘴解决的呢，但是现在看起来，用手行不行？

你说这是，你两年里的第一次？吉鲁问。

当然，对方看着他，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表情渐渐的从好奇过度到了难以置信，接着猛的，收起了所有表情，他看上去几乎是冷冰冰的了。

我明白了，Omega把手从他的身上移开，不好意思。

这里可能是有点误会，吉鲁只能这样说。

是啊，误会，Omega说。

吉鲁发现，直到这一刻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他不是在和一个随意的Omega做爱，尽管他试图强迫自己这么相信。他是在和艾登，他的艾登，一起探索他们之间的第一夜——他错的太离谱了。

在那时候，他几乎以为他要失去艾登了。没想到比利时男孩低头想了想，表情又放缓了下来，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一样，往后一靠，大字型的瘫倒在了床上。

做吧，艾登说，不过这次有点前戏，或者润滑好不好。

为什么，吉鲁问他。

奥利维尔，比利时男孩卷着他的头发，漫不经心地说，你不知道我下了多大决心才又跟人出来上床的。如果这样就结束，是不是太可惜了。

艾登，吉鲁欺身下来，把头埋在他颈间，我不喜欢这里的环境，跟我回家好不好。

我想给你一点更好的体验，这话他没说出口；我想了解你的过去，想探索你的每一部分，想吞咽你的颤抖，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这些可以等到稍晚时候，当他们回到家再说；我爱你，在一个都市故事里还为时尚早。所以吉鲁做的只是紧紧的将身下的人拥抱。

Round N

N days之后。

“我想知道怎么能瘦一点，”，捏了捏穆勒的胳膊，阿扎尔难得有点沮丧。

“我还想知道怎么胖一点呢。”，穆勒对他翻了个白眼，“放心了，奥利维尔不会在接吻的时候抱不起来你的。”

“也不一定要抱，”，阿扎尔说，“我还可以垫脚的，或者他多低点头。”

“不会太丢人的，”，穆勒摸了摸他的头，“不就是结婚吗。不就是家长和三个弟弟一起从欧洲过来吗，不怕。”

“行吧，”，阿扎尔说，“好像见托马斯家长的时候手都在抖的人不是你一样。”

“他娘带的戒指太贵了，”，穆勒说，“那个宝石那么大，我是怕我一不小心给她摘下来。”

“行吧。”，他们说着，各自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

过了一会儿，不知道是谁小声哼了一句，“一切都会好的。”，安眠曲的调子。

两个人都笑了。



END

幸福的日子值得拥有引号。

## 7, 【瓜丁】糯米糕与食物中毒

在作品中重复用梗很可能不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两次食物中毒梗都来自阿泽老师的亲身经历改编。沙雕故事来自生活，为了纪念她的牺牲，我还是把这个写出来了。

成为顶尖俱乐部的头牌一直是德布劳内从小就期待的事情，但是，成为头牌以后要干什么，他其实完全没有概念。

“会有很多的上场机会，教练会很喜欢你。”，十六岁的德布劳内这么回答。

当然，他那时从来没想到瓜迪奥拉的喜欢是这种喜欢，也没有料到，除了上场机会很多以外，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出场机会——比如现在，虽然已经怀着教练的孩子六月有半，俱乐部还给他接了很多访谈节目。

“师母还在为俱乐部操劳，”，萨内跟斯特林感慨，“听说再攒一段日子，就够买一个巴西小妖了。”

“至于么，”，这个说法让斯特林都嗤之以鼻，“我们又不是x仁。”

“那你说是为什么？”

“我听说，”，斯特林神秘地凑近他，“据说是瓜迪奥拉授意的，给他找点活干，省着他天天在家看球干着急。”

“是这样啊，”，萨内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是他又跟隔壁那位旧情复燃了呢，需要师母多出差。”

但不管他们俩怎么猜，其实孕期球员还是挺吃香的，他们可以参加营养学讲座、母婴知识论坛、AO关系以及职场Omega讨论，甚至还可以参加几个伦理节目——上个月，拉莫斯在听

到一个富二代丈夫抛弃他的孕期Omega独自跑去参加帆船赛的时候，怒斥对方的视频，在互联网上获得了百万次点击。

但这个也太灾难了，德布劳内坐在伦敦的演播室里叹了口气。现在他精力不比之前，有了凳子就想坐下来，有了床就想躺上去。腰痛从来就没好过，折磨连续不断，打完比赛还有加时。他漫无目的的想，他的发小阿扎尔听说也打算跟吉鲁要一个，如果他没有腰的话，还不会腰痛——啊，话题扯回来，这个节目要求他们试吃一系列东方美食。他们之前就录过一次这种节目，吃了一堆诸如鸭舌什么的不堪回首的食物。算了，德布劳内想，至少这次还有斯特林陪着他一起来。

不过这次并没有想象中黑暗，德布劳内庆幸地想，拉面、温泉蛋、蟹肉和刺身尝起来都很美妙，后半程还有名字念不出来的印度食物和中式点心，应该也不会太烂——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的，他甚至还挺喜欢糯米糕和汤圆，忍不住多吃了一块。后来想想，也许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不过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只是他在下节目以后一阵胃里反酸水，像极了前几个月抱着马桶吐的昏天黑地的那些时候。胃痛，但并不是很厉害，德布劳内判断了一下，敲了敲斯特林的肩膀，说他要去卫生间一趟。

可是在这样的時候想吐出来，难度比孕早期要大得多，首先，他先尝试了蹲下去，毕竟跪下去太脏了。但是这样很快就累的他受不了了，一手要托着已经很沉重的腹部，一手撑着墙。而且，干呕了半天也没什么结果，只是一阵间断的烧灼感传来，连带着脑子里也昏昏沉沉。“凯文，凯文？”，是拉希姆来卫生间里来找他了。

在队友面前催吐的想象让他皱了皱眉，于是德布劳内还是扶着墙站了起来，摁下了冲水键，拽了一张纸随手擦了擦，就推开了门。

回曼彻斯特的路上他一直闭着眼睛在副驾靠着，努力平息胃里一阵阵翻涌的不适。但在斯特林一次急刹后，德布劳内终于要忍不住了，开口让斯特林靠边停车。

“凯文？”，没理会对方的惊讶，德布劳内猛的打开门，往路边走。

回到曼彻斯特的时候他已经没什么事了，除了吐了两次胃里有点空，恶心感已经褪去，只有一点残存的疲惫。

到家的时候瓜迪奥拉在客厅里看报纸，厨子在做饭，闻到油烟味道德布劳内又有点反胃，就随手把东西扔餐厅凳子上，跟瓜迪奥拉说了句，他有点累了，想先睡一会儿，让他自己吃吧。“今天活动好玩吗？”，看着报纸的佩普顺嘴问了一句。

“还行，”，德布劳内说，“就是我稍微有点不舒服。”

“是不是太累了？”

“有可能吧，”，他含糊的应了一句，懒得再跟他的教练废话，就扶着楼梯扶手上了楼。进了卧室，他先把破洞牛仔裤脱了扔到一边，跪灌木丛里吐的时候，膝盖沾了不少土。但他吐完以后头晕脑胀，也懒得再弯腰去拍了。

斯特林刚到家，还没来得及喊一句宝贝我回来了，就收到了备注“秃子”的电话。

“今天活动还好吗？”，对方听起来春风和睦。

斯特林叹了口气，也知道瓜迪奥拉在这个时候找自己是干什么的，多半是凯文又有没交代清楚的行程，被瓜迪奥拉逮到了。说真的，他最开始被瓜迪奥拉骚扰的时候，还以为这就是真爱，后来发现果然是太天真了——瓜迪奥拉要求你每次都跑到位，牢牢控制球权，不能丢球，跟他喜欢你，有什么联系吗？

“我还挺好的，凯文不太好，可能吃的那些东西让他不太舒服吧，之后在路上还吐了一次。在高速上，他让我把车停路边，很敏捷的就翻过了栅栏，真不可思议啊，您真应该亲眼看一下——我们都吃了什么？也没什么，比起上次正常多了，就有点生鲜，生鸡蛋啊——我也不知道那该叫什么。凯文似乎比我多吃了两块粘不拉叽的蛋糕。”

“你没事吧？”，瓜迪奥拉问。

斯特林感激涕零，“我没事，我很好的。”

“嗯，”，瓜迪奥拉说，“明天训练别迟到了。”

德布劳内正在梦乡里和阿扎尔打雪仗，就隐约听见有人叫他。非常不耐烦的，他睁开眼，只见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只有月亮和星星还闪耀微光，他眨了几下眼，才反应过来自己是一觉睡到了晚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瓜迪奥拉就把台灯打开了，“把这个喝了。”

德布劳内双手支撑着自己坐起来，靠在床头，迷迷糊糊地看着瓜迪奥拉手里那一碗黑漆漆的东西，问了句，“这是什么？”

“你生病了，”，佩普用一贯的温柔的语气说，“喝了吧，对你有好处。”

他没再问什么，也没问你怎么知道的，反正他习惯了，就直接接过来灌了下去，自己从床头扯过一张纸巾擦了擦嘴，又打算躺下去——不躺下去难道还等着佩普给他递糖吃么？

“我一会儿就过来，”，瓜迪奥拉接过碗，堪称慈爱的把被子拉好，就转身出了门。

等他走了，德布劳内反而睡不着了，睁着眼呆愣了半天，又抬手揉了揉胃，此时他觉得有点饿了，许是白天吐的太厉害，越想饿的事情越睡不着，于是他卷起被子，打算不再想了，就这样睡过去，这时候，他听到门外传来的对话声。

“你们怎么给他找了这样的节目，”，是佩普的声音，还有少见的、不能控制的愠怒，“不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吃生鲜吗，万一有寄生虫怎么办？”

后面的他也听不清了，睡意慢慢包围了他，带着一丝久违的香甜。

感动稍纵即逝。这次只维持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瓜迪奥拉叫他起床。

“为什么这么早？”，一边扯过瓜迪奥拉扔给他的衣服，德布劳内一边抱怨。

“你需要去医院，”，瓜迪奥拉严肃的看着他，“万一有寄生虫呢？”

“什么？”，德布劳内觉得自己简直是还没睡醒。

“而且我下午要训练，”，瓜迪奥拉说，“早上去医院的话人少，也不容易被认出来。厨子已经做好饭了，你穿好直接下楼就行。”

早餐餐桌上同样不得安宁，德布劳内一边支着头卷着盘子里的意大利面，一边听他的教练像布置战术一样讲寄生虫病。虽然饿了一晚上，但他惊喜的发现他食欲全无。

“母体还不是最关键的，”，瓜迪奥拉总结道，“关键是要考虑对孩子的影响。”

“是啊。”，出乎意料的，德布劳内并没有生气，也并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很安静的低下头，

继续卷自己的面。这种柔顺让瓜迪奥拉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惊喜。要知道，在这几个月来，凯

文和他的半数交流是通过吼叫，和奇奇怪怪的荷兰语骂人来完成的。也就是他刚来曼城，并且没有得到稳定首发的那几个月，会这样低着头应承。

在医院里，他和凯文带着帽子和大口罩坐在走廊里，凯文没有靠着，只是自己低头摸着肚子，不知道在想什么——来来往往的患者和医生的目光极大的满足了瓜迪奥拉奇怪的趣味，他们的眼睛或者眼镜里反射着难以置信，不少人一副“这个禽兽把高中生肚子搞大了”的表情，另一部分人则是“父亲带着自己可怜的Omega儿子来孕检了。”的同情。戴着口罩，就是丢掉名誉，丢掉名誉的时候，瓜迪奥拉想，我居然还是有点享受这点。而凯文仍然一脸视若无睹。检查结果说一切顺利，呕吐可能是胃部受到不易消化或者生冷食物的刺激。具体的寄生虫检查还有等一阵子，但是医生在与患者交流以后说，对于这种高品质的海水生鲜，感染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完全不用担心。

德布劳内点了点头，他们走出门的时候，瓜迪奥拉刚想拍拍他肩膀说没事了，他就忽然加快了步频，正好躲过瓜迪奥拉的手。

瓜迪奥拉只道他有起床气，也没说什么。只是凯文的速度就没再降下来过，到了车前五米更是猛的加速——让瓜迪奥拉立刻就相信了斯特林昨天说他敏捷跳过栅栏的故事——然后上了驾驶座。

跑车发动了，喷了瓜迪奥拉一身热气。当他反应过来，去拉门的时候，才发现门已经上了锁。瓜迪奥拉眼睁睁的看着德布劳内开着车从他面前飞驰而过——不过，还没走出停车场，像是又想起了什么，车速忽然慢了下来，然后倒回了他面前。

车窗在瓜迪奥拉面前降了下来，他们的目光交汇了一刻，然后德布劳内慢慢的，伸出手给他比了个中指。

佩普就是这种粘不拉叽的东西，在路上的时候，德布劳内想，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把他吐出来，这样就舒服多了。

安全带勒的他有点不舒服，他又小心的拽了拽，让它换个角度勒着隆起的腹部。

至于吐出来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他想，胃里会不会感觉空空荡荡的，头会不会痛，会不会心虚气短低血糖，who cares。



## 8, 【撻扎】与企鹅扎共度的二十天

一,

在理想国里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偶尔你在街上也可以看到还没有完全学会变形成人的变形兽，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或者化妆成动物的人。不过，奥利维尔·吉鲁最开始从来没有想过，隔壁办公室那个小学体育老师艾登，会是一只企鹅。

二,

他还以为他是怀孕的Omega什么的，前三个月不太显怀的那种。办公室的女老师说从来没见过他的Alpha，大概是为了攒点钱，因此连产检也不太休，天天勤勤恳恳的来上班。

小学老师是个辛苦的工作，有时候难免遇到熊孩子和熊家长，比如一次吉鲁路过阿扎尔的办公室，门开着，就正好听到一对家长再骂艾登，吉鲁驻足听了一下，似乎是因为艾登要求他们总坐在一边的孩子去锻炼。本来这个事情他不该管的，但是吉鲁脑子里无缘地想到那个在食堂遇到的艾登，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直接走了进去，正好在家长快要动手之前把艾登拉到了自己身后。

“这个时候还带班就是不负责！”，家长愤怒地说。

在吉鲁背后的小个子也不甘示弱，用一口不太纯正的英语，他回击道，“你儿子比最懒的帝企鹅运动的还少！”

那个时候吉鲁本应该嗅到什么端倪的，但是没有，他光顾着送走家长，并且安慰垂着一个看上去很好摸的卷毛脑袋、说自己没事的艾登了。

三，

之后他们就越来越多的一起去食堂吃饭了。

吉鲁认为这是一种追求，甚至，他还送了艾登一个画着小企鹅的保温杯，让他上课的时候带，对方用手摸了很久，咬着嘴唇像是要说什么，不过最后还是故作淡定的问，“你喜欢企鹅吗？”

“当然，”，吉鲁说，“谁不喜欢企鹅呢？”

“企鹅也很喜欢人，”，艾登说，“我是说，企鹅是天生不怎么怕人类的种族。”

“那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怎么见过人，”，吉鲁叹息，“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了解了，就不会再喜欢人类了。”

四，

艾登用懵懂无知的眼神隔绝了吉鲁大部分示好和求偶举动，吉鲁躺在床上想，这还挺可爱的。他甚至试探地对艾登说过家里让他去相亲了。

你去吧，艾登回答。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艾登问他那个对象怎么样。

挺好的，吉鲁说，存心看看他的反应。

哦。

五，

他们关系的突破，或者说，艾登秘密的暴露，出现在一个神奇的节点上。

有天艾登没来上课。

第二天也没来。

吉鲁坐不住了，他不知道艾登家具体住哪里，他曾开车送过他一次，但是艾登只让他送到小区门口。不过天底下没有大吉鲁的魅力搞不定的事情，至少他自己一直这么相信。

好吧，在被软磨硬泡了半小时以后，保安小哥叹了一口气，翻着白眼看着拿着一大束花的吉鲁说，在xx栋。

谢谢，吉鲁摘了一朵玫瑰送给他。

六，

摁了很久很久的门铃才有人来开。

“奥利维尔？”，艾登探出个头来、一手扒着门跟他打招呼，却没欢迎他进来。

“艾登，”，吉鲁把那束花放在一边，“你没事吧，我们都很担心你。”却暗暗的想把“我们”改成“我”。

“我没事，”对方说，眉头却皱的更紧了，“应该过两天……过两天吧。”

吉鲁向前一步用脚别住门，听到对方小小的惊呼声，直接问他，“你怎么了？生病了吗？”

“好吧，”，艾登停了两秒才说，“生蛋太痛了。”

七，

还是艾登踮起脚，捂住吉鲁的嘴，把他拖进屋子的。

吉鲁这才看清为什么他不让自己进来，只见艾登下半身就围着一条被单，还有小小的尾羽从屁股上方翘出来，漏出一点黑色的短毛。

和一点点白白的屁股。

“你你你你…… 你是鸟人？”

“是企鹅。”，艾登说着，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似乎已经没有力气再跟他解释了，“我要睡一会儿，过半小时还要去孵蛋。”

“我可以去看看吗？”，缓了一会儿的吉鲁说，“保证不会搞破坏的。”

艾登有气无力的点了点头。

八，

卧室的地板上支着一个帐篷，帐篷里有堆着很多毯子，被造成了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巢穴，吉鲁小心翼翼地探身进去，看到最中间放着一个蛋，接着他愣住了——蛋的旁边，摆着他送给艾登的小企鹅杯子（难怪从没见他用过），和他平时投喂艾登零食的包装袋，一个一个叠的整整齐齐的。

九，

艾登是被企鹅贩子拐卖来的，小孩也是那个时候稀里糊涂的搞出来的。然后他就不能回去了，怕蛋孵出来是个没有毛的小孩，在南极被活活冻死。

“人类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善良，”，艾登说，一反常态的很安静的看着他。

“你可以变成原型么，”，吉鲁问，“会不会舒服点？”

艾登看了他好几秒，才认真地点了点头。点了两下又两下。

吉鲁把小企鹅抱腿上了。

十，

“其实你们也没那么坏，”，后来艾登说，“至少龙虾堡就很好吃。”

“而且，”，他补充道，“没你想的那么可怕，我们一两个月就可以生次蛋了。就是那个人高高的，蛋也长的有点大，生了半天，才出来的。”

“人类和企鹅一样，都是有好有坏的。”，他总结说，在凳子上晃荡着腿。

十一，

艾登没有毛以后其实挺怕冷的，不过小企鹅怕火，几个月都没点过炉子。好多人类电器也不会用。不过一旦吉鲁点起来，他就会好奇的往前蹭蹭，后来干脆搬了毯子去火炉边待着。

有一次吉鲁看他这样睡着了，不忍心叫他起来孵蛋，就拿着电热毯调整好温度，把蛋包了起来。

艾登起来以后气坏了，一把扯开毯子，抱过自己的蛋，钻进了他的巢，任吉鲁怎么叫都不打开。

过了半天，吉鲁把帐篷门拉开了，看到他变成了原型，正垂着头坐在蛋上，拿屁股对着吉鲁。如果企鹅的退化的翅膀可以靠在一起，吉鲁保证他一定是在胸前插着手的。

“我错了，”，他诚心诚意的道歉，“你晚上想吃点什么？”

艾登没理他，但吃晚饭的时候倒是出来了。跳到凳子上不声不响的吃完了，吉鲁权当是被原谅。

十二，

他还问过艾登为什么当时同意自己去相亲。

“我知道你在追求我，”，艾登说，“但如果你知道我不是人，你就会讨厌我的。”

他用叉子搅了搅面条，“所以只能装傻。”

十三，

吉鲁恍然大悟，想到生蛋事件几天之后，他向艾登表白，艾登把脸埋手里，声音闷闷的让他再说一遍。

吉鲁又说了一遍。

“再说一遍。”

再一遍。

说了好几遍以后，每一遍比上一遍更慢、更郑重，艾登才放开手，“你是第一个说喜欢我的  
人类。”

十四，

企鹅体温比人类高，因此眼泪也是热热的。

十五，

如何一句变成成人童话？

企鹅体温比人高，所以里面也是热热的。

十六，

别闹，如果玩的太过份，艾登会气的变成原型。

那时候，吉鲁只能抱着他，摸摸这里摸摸那里，再趁他舒服的摊开以后，用手指捅他的小屁股。

两秒以后，企鹅变了回来，两腿叉开坐在吉鲁大腿上，一丝不挂。

十七，

站在厨房里看企鹅家聚会，吉鲁想企鹅是不是因为有小尾巴的缘故，所以每一只都会有翘臀。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觉得自己可以分辨出哪只是艾登。

“这不是很简单，最贪吃的那只呗。”，雪兔不要碰我尾巴我咬你·德布劳内毫不客气的补充。

END

## 9, 【皇马众人 普通人AU】攀登

皇马多人

包含cp: 皮水/KTK/万笛/齐贝/布托

abo+mpreg预警

在计划为自己办一个别开生面的30岁聚会之前，拉莫斯从来没有预计到事情会这么麻烦。

他当然是先问了卢卡。周一刚刚来上班坐到自己座位上，他就回头向小个子的克罗地亚人提出了邀请，“sese要办个有趣的聚会，”，拉莫斯对莫德里奇说，“我们去爬山。”

出乎意料的是，卢卡并没有点头，而是反问了他，“你打算邀请谁？”

“你是第一个，”，拉莫斯说，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数给他听，“这是一个小型而私人的聚会，sese还打算叫上托尼，大卫，南多，没了。”

“他同意？”，卢卡视线向下移，看向了拉莫斯还没怎么显怀的肚子。

“重点就是这个，”，拉莫斯兴致勃勃地向他解释，“这是一个没有alpha的聚会，所有alpha都不会知道，我们要瞒着他们，不，我们根本不鸟他们。表面上，我们约着去喝蔬菜汁在第五大道上练瑜伽，但实际上，我们包一辆车，穿着整套的户外设备，去郊外爬山。”

卢卡看起来并不怎么赞同他，然而他并没有直接指出来。他了解拉莫斯，并不会选择直接浇灭他的兴致，而是退而求其次、深思熟虑地说：“我觉得托尼不会答应你的，他会告诉你，德国人更愿意在家里睡觉。”

“sese会劝他的，”，拉莫斯说，但心里已经同意了卢卡的看法。



“你可以去问问他，”，莫德里奇欲言又止，“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先去问大卫，再去问其他人。”

最后他含蓄地说，“有些事情只有结婚久的人才会比较明白。”

拉莫斯当然不会听他的。但他并没有从托尼这块硬骨头下手，而是先找了南多——他心里知道南多应该是难以攻克的，无论是谁成为俄罗斯大佬的情人之一，都要过得分外小心。也许，先从南多开始，就表明了潜意识里，拉莫斯也希望他能直接拒绝，然后sese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像卢卡说的那样打给大卫。

人过三十，sese并没有他的名声那样不撞南墙不回头，至少，他这次还记得叫上了托尼，叫一个办公室里的外国人本来不是他的习惯，但托尼人不坏，工作上也很符合他的心意，做事缜密又从不贪功，sese还是可以不介意和他搞好同事关系的。

出乎意料的是，电话那头的南多直接答应了他。

“周六么？上午下午都行，”，托雷斯轻快地说，“反正我没什么事做。”

也是，sese想，他除了在高档住宅的席梦思上躺着、刷刷微商以外也确实没什么事情了。

第二个是大卫。

“你这个主意不错，”，大卫的声音还和从这里离职时没什么区别，“我可以啊。”

拉莫斯把莫德里奇的忧虑告诉了他。

大卫在那边笑了笑，“他有额外说什么吗？”

拉莫斯挠挠头，把他和卢卡的对话完完整整的告诉了贝克汉姆。

“我觉得，”，大卫说，“你可以叫上一些别人。”

“什么意思？”

“你看，”大卫说，“你们那里的事我在zizou那里略有耳闻。我觉得，你可以叫上加雷斯和塞瓦略斯一起，这样卢卡和托尼也许就会答应你了。”

——大卫的丈夫齐达内是之前拉莫斯所在部门的主管，而加雷斯和塞瓦略斯则是部门里两个未婚的Alpha。

“Sese希望聚会里只有omega，这样才有意思，”，说完这句拉莫斯才反过味来，问大卫，“为什么你建议我带上他们俩？”

大卫在那边笑了笑，像卢卡一样，他含蓄而意味深长地说，“有些事情，只有结婚久的人才会比较明白。”

“而至于我们，”，大卫说，“我们这个年纪，就完全不需要这种你追我躲的游戏了。”

他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拉莫斯随时听到那边模模糊糊的传来大卫与齐内丁的对话声，来回了两句，大卫才重新接起了电话，“我已经告诉他我周日要跟你出去了，你看，他就连多问一句也不会多问。”

拉莫斯放下电话，品了品他刚才的话，才渐渐有点醒过味儿来了。

在叫上了两个Alpha同事之后，托尼和卢卡都顺利的答应了他的邀请。

“你知道有些人会把自己的婚姻纪念日放到脱衣舞俱乐部办吧，”，见面之后，风姿依旧的大卫对拉莫斯说，“一个道理。”

“你就不需要？”，拉莫斯反问。

“法国人手段多，”，大卫正四处看着，心不在焉的随口一答，“德国人和克罗地亚人相比都比较，保守，你知道吧。”

“一旦你结婚久了，你就明白了，”，大卫终于收回视线，凝聚在拉莫斯的肚子上，“没什么乐子可以找的。”

“他们快到了，”，拉莫斯翻翻手机，对大卫说，“南多去找个停车位，他怕被刮；卢卡说刚才遇到托尼了，他们一起过来。”

同时，他心里酸溜溜地想，南多把车停的远远的，大概不只是为了怕被刮，也是为了让拉莫斯不要看到他的兰博基尼。但他这样刻意，反而让拉莫斯更加不舒服了。如果他开过来，反而可以嘲笑一下他选的颜色。

卢卡、托尼、塞瓦略斯和贝尔是一起到的，远远的拉莫斯就听见他们四个不知因为什么而笑成了一团，大卫转过身来，对他眨了眨眼睛。真奇怪，他们甚至连语言都不怎么通。

“塞瓦略斯在教托尼西班牙语。”忍着笑的卢卡向拉莫斯解释，一说完又笑了起来。

托雷斯是最后来的，他看起来有点抱歉，一路小跑。而且更为尴尬的是，他似乎为了合群而用力过猛——所有人里，只有他穿了一身冲锋衣加上防水裤，别人都仅仅是运动裤和运动鞋而已。当然，不排除是他的审美问题。

一路上也是这样，加雷斯用英语和托尼小声交谈，还没说上几句，塞瓦略斯就把托尼拉了过去，用西班牙语逗他，还让他和比卢卡谁可以憋笑更久。这时候，贝尔就用一双晶蓝的眼睛，自以为没人发现的默默注视着卢卡。

大卫一上车就拿出了眼罩和隔音耳机，他向大家致歉说他昨天哄孩子睡的太晚了。

这样，除却雇来的司机以外，也就剩下了拉莫斯和托雷斯面面相觑，好几次拉莫斯都以为南多要开口致歉，他甚至难得的有点后悔，不该把自己的新老朋友们叫到一起。这时候，托雷斯开口了，问他，孩子多大了。

“三个月，”，拉莫斯随便拍了拍小腹，“不过什么影响也没有。”

“他还在地？”托雷斯问。

“嗯，”，拉莫斯大大咧咧地说，“每两周过来一次，有的时候我也要去找他。我要工作，他也要工作，就是这样。不过也一样，什么影响也没有。”

南多一下子就笑了起来，“你和之前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样的话讲出来，自然就拉开了一道逝去时间的闸门，而南多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主动改口说，“我可以摸摸么。”

拉莫斯为这个娘们兮兮的氛围恶心了一下，直接点了点头，不过更让他反胃的是，在托雷斯的手碰到他的小腹的时候，他也脱口而出一句恶心的话，“你也没什么变化。”

“还可以，”，托雷斯，“毕竟我也没养过孩子。”

“我的德国同事，托尼，”，拉莫斯环住托雷斯的背往那边一指正难得的露出甜蜜笑容的克罗斯，“养了三个了，还是很年轻。”

克罗斯对他们笑了笑。

接着，他又示意托雷斯往后看大卫，“大卫都养了四个了。”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在他们认识的时候，都是托雷斯拉着他走来走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启，他反过来隐隐的以托雷斯的保护者自居了。

“我离开他了。”，忽然托雷斯对他说，等到拉莫斯转过头来，他已经把薄薄的嘴唇紧抿在了一起。

几个人上山的爬山的速度并不太一致，应该说，大卫说自己老胳膊老腿了，自然不会快走，不但如此，他还会拉着拉莫斯的一根胳膊，劝他也不要走太快；卢卡和托尼本来就走不快，此刻跟着贝尔、塞瓦略斯聊天，干脆拖到了最后；托雷斯身体状况还不错，不过他也不会快走，只是走在稍微前面一点。从跟拉莫斯说过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之后，他也不再多说什么了。拉莫斯尽力让自己不要去想他的事情，同时忍不住在心里琢磨，南多多半是被骗了，当人小三是被骗、分手多半也是被骗，南多不适合玩这个。

山不算高，爬了两小时不到就快到山顶了，就在这个时候，贝尔吭哧吭哧喘着气从后边跑了上来。

“他们不走了，”，贝尔说，“有点累。”

拉莫斯回头，看到クロス正叉着腰站在那里，卢卡对他做了一个摊手的动作。

“就差一点了！”，拉莫斯把手放到嘴边，大声对他们喊。

而那两位则直接掸掸土、一屁股坐到了路边。

“上面有好吃的卖！”，他又大喊。

对方没搭理他，接着拉莫斯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打开一看，是卢卡的短信，“你们带着塞瓦略斯和加雷斯上去吧。”

拉莫斯往旁边看了一眼，托雷斯假装看风景，小贝对他很英国式的耸了耸肩。

“你们要吃什么？”，他想了想，发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就得到了回复，“我不用了，托尼说如果有德国香肠的话——”

拉莫斯收起手机，拍了拍贝尔的肩膀，指了指下面，“你陪着他们吧。”

他说，“我自己上去。”

托雷斯闻言转过身来，看上去不太赞同，但拉莫斯知道南多并不想在此时与他独处，他急切的想知道拉莫斯会对他的秘密作何反应，而另一方面，他又不那么想知道。所以他只是不赞同的盯着他，却没有说出更多东西。

大卫的眼神在他俩身上逡巡了一圈，索性直接跟贝尔用英语打起了招呼。

“那我下去陪着卢卡了。”，贝尔对他说。

人们可以接近他、甩了他或者被他甩了，但反正他要一直爬到山顶。

没到十分钟拉莫斯就爬到了，他绕了一圈，选了一个看得过去的地方随便拍了两张照片，发给了卢卡，配上一个让你们后悔吧的挑衅字样。做这些的时候他并没有笑。

接着他就直奔山顶的卫生间，先解决了自己从孕期开始就出现的尿频问题（害得他一路没敢喝水），就闪身进了隔间，好好地插上了门。

然后他跪在马桶前干呕了有十分钟。

等他洗完脸并用清水抓了抓头发出来的时候，镜中的人已经一点看不出刚才吐过的痕迹。拉莫斯对自己的形象还挺满意的，背着包出去，依次采购了大卫要的甜食、南多的彩虹小马糖、托尼要的德国热狗和一根给自己的雪糕。

这时候有电话打进来，他还以为是卢卡，就随手接了，没想到是杰拉德（拉莫斯在心里暗骂了一声），对面听起来吵吵闹闹的，杰拉德听起来兴致昂扬，“宝贝，明天要不要来我这里？我给你准备了神秘礼——”

“去你妈的，”，拉莫斯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和你那帮喜欢巴萨的朋友吃饭的，让你的surprise滚蛋吧。”

接着他就把电话挂了。

跟傻逼在一起的时间不需要太多，他想，南多之前问他异地会不会太无聊，他应该这样回答的。

他已经三十岁了，能值得他再介意的东西已经不太多了。然而，在这平凡的一天里，仍然有一两句话值得一提。

那是在他们下山以后去聚餐的时候，贝尔和塞瓦略斯纷纷知趣的告辞了。

拉莫斯看着他们的背影，转头半开玩笑的问托尼，“你不挽留一下他们吗？”

托尼看起来有点纳闷，“为什么要挽留他们？”，德国人想了想，接着眨着蓝眼睛对他强调说，“我们是为了你来的。我想，今天所有人来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喜欢你。”

拉莫斯差一点点就感动了。

聚餐的时候南多也没什么话，像之前一样，南多是很容易害羞的类型。不过，当聚餐结束、大家各自给了拉莫斯一个亲吻和一句“生日快乐”，各自走向自己的车的时候，托雷斯主动提出要陪拉莫斯一起走到停车位。

“对不起，”，乘着微凉的晚风，经过了一个路灯，南多突然开口了，“我不是故意要迟到的。”

“没有人会介意——”

“我是坐地铁来的，”，南多快速打断他补充，“我猜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

拉莫斯侧过脸去，看到他笑了。

“地铁站在那边。”，拉莫斯说，指了指背后。

“我知道。”

当拉莫斯终于回到家，准备开门的时候，他发现他门前的小地毯上有两个泥脚印。

“杰拉德！”，他干脆不掏钥匙了，而是狠狠的拍门。

一阵慌慌张张的脚步声传来，接着门开了，皮克的蠢脸出现在他面前。

拉莫斯把他拖入一个亲吻中，甚至还是皮克关上的门。最开始那张脸上还满是受宠若惊，不过接下来拉莫斯闭上了眼，那张脸就从他眼前消失了——他感到有温热的东西沿着他的嘴唇滑了进去，有温热的东西围上了他的双肩，有温热的东西抚摸他的小腹解开他的外套，有温热的东西，从他的心脏输向他的四肢，伴随着每一次有力的心跳、每一次随之而起的脉搏、每一次交融的震动。

去他妈的中年危机吧，去他妈的七年之痒异地和老夫老妻，拉莫斯最后想——

他感觉生命在流动。



10, 【渣丁】每个cp都应该拥有一个乡村AU

乡村AU

ABO/Mpreg预警

OOC, 非常雷

一,

艾登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隔壁荷兰村的德布劳内。

说起来挺好笑的, 媒人马丁内斯坐阿扎尔家的炕上, 给他吹的吐沫星子乱飞, 说凯文不但精通多种语言, 肤白如雪天天下地都晒不黑, 种田烙饼都是一把好手云云, 阿扎尔也没听下去多少。不过为了给他爹一个面子, 他还是点点头答应了。

“那就处处看看吧。”, 他说。

二,

把看热闹的索尔根扔出去, 关上门, 艾登才转头看向坐在炕上的凯文。

屋子里到处都红扑扑的, 红蜡烛红窗花红被子, 让他心里也红红火火的。

“我要热死了, 艾登。你能不能把这块布给我揭下来。”, 凯文一边在盖头里嚼着小卖部里的称重饼干一边说, 他的脸估计也是红扑扑的。

等等, 好像进展有点太快了。我们倒回去看看。

三,

倒回去也没什么可看的。

他俩一共就见了两三次面。双方都对对方印象还不错，就糊里糊涂的答应了。艾登印象不错的理由是，对方看起来文文静静的，他说什么就侧着脑袋听，有那么一点可爱。何况他烙的饼是真的不错。

后来他才知道，凯文·德布劳内并不能听懂艾登的方言。

操他妈的马丁内斯。

四，

凯文呢，则是觉得这个小伙子还挺踏实的，也很活泼，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至于听懂听不懂的问题，他没什么所谓，正好耳边清静，就当枝头麻雀叫。

艾登的语言能力他也满意，荷兰村的方言他只会讲两句，“我叫艾登阿扎尔，我住十里比村第10户。”，这样凯文将来拿荷兰话骂他他也听不懂，蛮好。

他父母也觉得蛮好，还觉得这样儿子受不了委屈，此外，爸爸补充道，“他家是卖猪肉的，你去了天天可以吃瓦隆猪。”

请注意，这不带有任何地区歧视，他们说的是瓦隆地区产的猪肉。

五，

好景不长，结婚以后真面目很快就露出来了。

“你怎么这么重啊！”，腿一蹬，忍无可忍的德布劳内把他的新婚丈夫踢到了床尾。

六，

索尔根和他哥早上五点起来杀猪，七点准时到地球村早市上去叫卖，摊子上光荣的挂着检疫合格许可证和排名第一的认证。

大家都知道，不但阿扎尔家的猪是第一，阿扎尔家的小伙子也是第一——趴在摊位上眼睛一眨，小姑娘小伙子就忍不住走过来问价了。

“你看起来不太高兴，”，索尔根利用闲暇时间对他哥说。

“别说了，”，艾登喟然长叹，“你嫂子让补的锅我忘了补了，回家肯定挨骂。”

索尔根同情的叹了一口气。

七，

艾登一进家就被锅砸出来了。

“谁他妈的能用有洞的锅炖猪肉！谁他妈的能用有洞的锅炖猪肉！”，生气的凯文脸红红的，而且只会重复那么一句话。

“我可以，”，艾登说，不忍心指责凯文的厨艺，“午饭我做吧。”

“你听我解释，”，他又补充，“村东头的补锅匠锅马不是手指头受伤了吗，我才没补成的。”

“明天一定会好。”

“信了你的邪！”，不过就是这么说了，凯文还是开门让他进来了。

八，

“这恐怕不行，”，在拒绝小姑娘含蓄的邀请的时候艾登说，“你嫂子怀了以后醋脾气比以前还冲几倍。”

九，

凯文特别不愿意去城里孕检。

首先你要坐十几里晃晃荡荡的电动三轮车，接着，你还要提着你的破布兜子挂号排队，费力的听医生讲你根本听不懂的术语。而且，最可怕的是，你还要和城里扭捏的小姑娘挨在一起等结果。

“诶呦，人家可疼死了。”，一个被男朋友扶着的小姑娘呼天抢地的从他面前走过。

凯文自己坐在塑料椅子上，目送他们远去，纳闷为何堂弟小津非要挤进曼城里住，这有什么好的嘛？他想，努力压下了心里隐隐的羡慕。

十，

他一点都不懂那个医生在说什么，也踌躇的不知道该不该再去顶着对方不耐烦的眼神再问一次。

有点炎症，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凯文摩挲着手里的检查报告单，白纸的边角被他摸出了毛边。不治也没什么关系，治了还要取药花钱。

再说谁可以天天每过三小时就要吃那个劳神子东西，下地还掐表么。

他想，不然他就这么回去，不告诉艾登了？

昏黄的阳光斜射进来，照在医院土色的墙上。

十一，

他还是拿出诺基亚，给艾登打了个电话。

对方一下子就急了，说你买吧，还问医生说了点什么别的吗。

十二，

去年似乎也是这样，凯文回家的时候为了省钱干脆坐了牛车，在路上想着。

去年八月凯文的膝盖好像出了什么毛病，干活速度都慢了很多，一回家就嚷嚷着让艾登给揉揉，时间长了，艾登就说你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得赶紧去医院看看。

能有什么毛病呢，凯文老大不满意，你不愿意揉就别揉了。

我跟你一起去，艾登说，眉头中间一道褶，也不知道是不是太阳的晒痕，大不了明天不出摊了。

十三，

艾登是个老实男人，过年回家的时候凯文跟爹娘说，我觉得不亏。

11, 【鸟丁渣ABO】伤害

天雷滚滚没有车

I know nobody can do me no harm.

——John Lennon writes in Bealtle's song Happiness is a Warm Gun, 1968.

德布劳内在床上翻滚了一下，他已经放弃了被子，甚至连底裤都脱了，此刻几乎是完全赤身裸体的，大不了结束以后再去洗床单，他已经不能介意这么多了，只是用透出红晕的小腿把毯子又踢远了一点。从外观上来看，很难分辨是他勉力去做的，还是只是想放松并紧双腿时的下意识动作。

他想咬住什么东西——即使在空旷的屋子里，这样呻吟出声也让他觉得非常羞耻，何况那还会回荡——回荡在卧室敞开的门和客厅里。如果我能起来关上门的话，比利时人想，我就可以顺路把电脑也拿过来，看一部选好的片子，帮自己度过这一波情热，虽然不能指望可以度过整个热潮期吧。

他把自己支撑起来，尽量忽略粘腻温热的液体已经淌到了他的大腿上，起身去拿关上门，并且拿起他的电脑，那光滑冰凉的金属质感让他打了个哆嗦。

趴在床上的时候，他注意到电脑上显示的时间，懊恼的叹了一口气，这个时候，他本来应该出现在训练场上呢，甚至他可以想起这个点应该做什么运动——但真的，他为什么还要在意这些呢，穆里尼奥的意见很明显了，你还不够好，凯文，你应该坐在替补席上，直到你变成一个乖孩子。说真的，他究竟为何要去训练呢？如果他今晚离开伦敦，也许都不会有任何影

响。德布劳内叹了一口气，把脸埋到枕头里，努力把穆里尼奥刻薄的嘴从他脑海里赶出去，他不可能想着这个高潮。但是他必须，必须要做到一次，不然他敢肯定，他今晚就要死在这里了。

他深吸一口气，又把电脑打开，去翻片子，想了想还是把被子也拽了过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他不想让那些人知道他是怎么解决的，前面后面还是一起。

可是他不能——十分钟以后他合上电脑，滚到了另一个枕头上，喘着粗气看着苍白的天花板，不确定自己的脸色是不是也像那样了。不论如何，Omega始终觉得自己缺乏帮助，什么东西阻止了他去真的摆脱这种状态，那也许是一种天性，鼓励他们去像疯子一样交配，去繁衍，去制造鬼知道什么玩意。你应该射门的，忽然，穆里尼奥的言语又闯进了他的脑海，不过这次还有另一个人，那个正忙着跟他们的教练打离婚官司，却被他们的教练大叫着从办公室里推出来的男人，何塞普·瓜迪奥拉，球场上的大师，艺术家，穆里尼奥的反面，当瓜迪奥拉沉默的离开切尔西的时候，阿扎尔已经忙着在旁边嘻嘻哈哈和库尔图瓦嚼舌根了，库尔图瓦还不得不把脑袋压的很低听他说下去，德布劳内保证不超过半天，全队都会知道这件事。但是，他当时却和周遭的喧嚣隔开了，只是安静的注视着男人离开的背影，和他被修身西装勾画出来的大腿线条。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选择的话，”，他后来对阿扎尔说，“我想为何塞普那样的人踢球。”

“你说哪个球啊？”，阿扎尔嬉皮笑脸地回答，不过转瞬严肃下来，“不管是哪个，都不要让他知道。”

我不在乎，德布劳内想，我不在乎何塞会怎么想。你不够好，凯文，你差远了。你对自己不够严苛，你缺乏天赋，你在身体对抗中总是输，为什么你不再吃一点呢，为什么一起出来

的，你和你的朋友却有这样大差别呢——大部分话何塞都没有用嘴说出来，但是他用眼睛、用表情、用一脚踹飞你脚边的瓶子表现出来了，这就是他的本事。

你不够好，你不够好，你不够好，你不够好，你不够好，不想让他失望，不想看他失望，不想看他失望，瓜迪奥拉，何塞，不想看他失望，我不够好，我很努力了，很努力了，很努力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不可能做不到，我能证明，我可以不想让他失望，不想，我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

德布劳内没想到，他最后居然在这样的時候射出来了。

他气喘吁吁的躺在那里，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要吐出来。

没想到迷迷糊糊的睡着没有半小时，德布劳内又在燥热中醒来了。下午四点的伦敦已经完全黑了，听声音是阴雨连绵，黑色的窗帘被风卷起来，从床上侧过身看过去，就像一片阴云飘在他头上。德布劳内不记得什么时候开的窗户了，或许是乌鸦尖利的叫声把玻璃划开的。只有床头的电子表还莹莹的发着绿光。

“我他妈的受不了了。”，德布劳内懊恼地把手机拽过来，给阿扎尔草草发了一条短信。把手机放回去的时候他又睁着眼睛盯了半天，屏幕没有亮起来，而空调这时候已经显得有点凉了，冻的他手脚都发麻，只能又拉过被子盖起来，不知道是因为伦敦的天气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被子是潮湿的。



他盯了一会儿，还是闭上了眼睛。即使在半梦半醒间，他也仿佛能看到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的脸交叉的在他眼前闪来闪去，有的时候相差很大，有的时候相差无几。就在这时候，手机的提示音响起，把他吓了一跳。

“我都找蒂博解决。事实上，我现在就跟他在一起，而且我想他不介意你也过来。”，阿扎尔的短信如是说。

德布劳内像触到毒蛇一样把手机甩了出去，手机在柔软的地毯上打了两个滚，屏幕朝下不动了。

艾登不知道库尔图瓦对他做过什么吗，德布劳内想，还是他知道呢？这两种想法都让他浑身发抖。

缓了半天，他才又探出身把手机捡了起来，斟酌的给穆里尼奥发了一条短信，“我需要帮助，这次凭我自己很难撑过去了。”

发完以后他立刻把手机调成静音，倒扣在床头柜上，快速把自己的头也埋进被子里，只留下几缕金色的头发在外面。好像这样穆里尼奥发射利剑就不会将他射穿一样。

就这样，他再次睡着了。

又一次的，他醒过来，这次是因为门铃。

德布劳内缓了缓，想大概是穆里尼奥找了队医来给他注射抑制剂。这感觉让他如释重负，不管何塞第二天会不会又讥诮的看着他，说他受不了一点苦吧，这都不要紧，最关键的是——

不过首先，他需要先抬起胳膊，把自己的衣服穿上，德布劳内的目光在室内转了一圈，够过了被他脱下来后扔到脚边的浴袍，底下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不确定自己低头去床头柜找底裤的时候会不会一头栽倒。

但愿是Beta队医，德布劳内扶着扶手下楼的时候想，不是那个Alpha或者一个Omega护士，虽然他相信他们的职业素养，也不是一个雏儿了，但是他还是觉得，如果对方可以闻到这屋子里馥郁的味道的话，会让他有点尴尬。

“你好——”，打开门的时候，说到半截的话卡在了喉咙里，面前是一个黑色的背影，肩头还落了几滴雨水，手边的黑伞直柄伞在滴滴答答的往下滴水，几乎像另一片阴云再临。

阴云转头了，德布劳内几乎觉得在那一瞬间见到了乌鸦尖利的喙。

是何塞。

“你说你需要一些帮助，我就来了。”，懵懂的把教练迎进漆黑的客厅，对方慢条斯理的把大衣脱下来，挂到玄关的衣架上，才转头看了看他，“我觉得你看起来还可以啊。”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最后先低声说出口的是这句话，“如果你对我有任何不满意的，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还没等何塞说话，德布劳内就接着轰炸一般的吼了出来，“你说我需要训练，我做了，甚至常规训练结束的时候还在加练；你说我需要增加对抗，我努力在培养肌肉了，我在吃吧，你看到我在吃吧，你看到了吗？你说我不应该吃抑制剂，尽管我从没听说别的球队会这样要去，但我还是做了——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看看我，你他妈的看看我。”

那一刻，德布劳内几乎觉得自己体表的灼烧一直烧到了心里，他的心跳得好快。但这感觉只维持了一瞬间，下一秒，当他和穿着黑色高领毛衣的男人对视，他才意识到他做了什么，只感觉从头一直冻到了脚。

“很有趣，”，葡语腔浓重的男人说，“不过你不该否认，这一点成效都没有吗？凯文，你看，我曾经对你有很大的期待，但是，你说你在努力训练努力进食，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你甚至还瘦了三公斤。你是认为我没有看到你在卫生间里吐吗？而且，说我不让你用抑制剂，你才会这样的，是不是也有点不公平了？我不是没听说过……”

他没说完，因为比利时人的表情让他觉得自己不该说下去了，“难道不是我认为的那样吗？”德布劳内只是摇摇头，没说话。他捂着脸坐到沙发上，这样呆了很久，才沙哑着嗓子说出了一句，“我没勾引过库尔图瓦。我……我不想伤害艾登。”

这就更有趣了——穆里尼奥很想继续问下去，毕竟他了解比利时人的骄傲，就像他了解自己的一样，但最终，他还是决定这只是队里无关紧要的另一件琐事，因此他只是点了点头，“那看到你没事，我就先回去了。”

“放我走吧，”，坐在沙发上的人还没抬头，半天只吐出这一句，“求您。”

穆里尼奥有点意外的点点头，也不知道对方看到了没有，就自顾自的取过大衣，推开了门。

在那一天的晚些时间，他接到阿布的电话，俄罗斯大亨似乎又喝醉了，旁边有点吵闹，一个声音听起来像是他们的西班牙前锋的，但是穆里尼奥压下自己微末的不平衡，知道自己不该管太多老板的事。

阿布问他，多特蒙德还在求购德布劳内，他作为教练怎么看。

我不同意，穆里尼奥说，这孩子挺有前景的。

阿布只是答应了一声，不置可否。穆里尼奥挂了电话，心里却很清楚，这点无关要紧的小事，他还是会站在自己这边的。

谢谢您！